

# 感情野馬

臧克家著

用你那眼裏的笑的亮，  
照着我以問的茫然，  
你的眸子似停蝶，  
從裏面飛出我的青春。  
愛將孤言給你帶來，  
因之帶語，偷襲了人心。  
我放出一匹感情的野馬，  
看這你微笑，你誠真。

贵州省图书馆  
中文图书

J  
10114  
3



威克家著

感情的野馬

अथर्ववेद-प्रश्नोत्तर



## 小序

這是一齣愛情的故事。莫非我為什麼用三千多行的詩來寫一個這樣的故事嗎？我有我的理由和慾望。主要的，我想寫幾種人對愛情的看法。有的人拿女人去充飢解渴；有的人永遠不懂得戀愛，他急於尋找的是一個太太；而這本書裏的男主角，一個善人，他却把愛情神祕化，美化，詩化了。也可以說，他用了自己詩的熱情和幻想創造了一個影子，而他，又癡癡地拜在這他的臉前，儼然把她寵成一尊神。當然的這並不這麼簡單，有戰爭的恐怖，有山水的明麗，有眼淚，也有歡笑。設若把她——女靈魂，從這一團氣氛裏抽出來，那，她吟也許覺得她不那麼可愛了。

「感傷的野馬」本來是一篇小詩的名字，去年冬天，在一家旅館裏，我用燃燒着熱情的話頭把這故事告訴了徐遲，而且，把這篇小詩也背給他聽了，他認為很美，便懇請我把它改寫成長篇敘事詩。經過了一度的考慮，踟躕，我便傾倒了個人對愛情的經驗和體會，破了幾個月的工夫寫成了這一本書。本書裝幀為費辛之兄設計，他把這本書裝飾得很美麗。

克家。七月於滬



# I

戰爭，打了一個照面，  
一轉身子揚長走開，  
帶着塵土，  
帶着血腥，  
瘋狂，毀着他的衣襟，  
呼嘯在屁股後掠一陣風。  
人，損過去一掌心頭的書，  
又像剛省過了一場寒熱症，  
生活裝進了一隻口袋，  
兩頭緊緊的系上了索繩。  
滿眼橫排豎列的山峯，  
一個山峯是一個生命，  
寂靜把它們定了聲。

默默的相對着，青色的臉子  
寂寞的心情。

看看天，

天在病人需要的花花板，

看看水，

水是一條不響的絲絨，

稻田，

是哭瞎了的眼，

鹽鹼

披在蒼風裏的高竿，

鳥不開口，

馬不呼嘯，

時間停了擺，

心臟也不跳，

呵，天呀！這一角天地

是從生命的標目上被剷掉？

鳥鴉，那裏去了！

你來，成羣的用鴉翅子

掀起老北風，

從半空裏投擲平

一嘆氣，嘆，嘆，那也好！  
這山崗，正合適擺上懸榻一張，  
有個人，從紅塵裏親失圍進來，  
放輕了脚步，四下裏望一望，  
一下子躺在上頭，四肢一伸，  
合上眼，一覺睡它八百年。  
軍部就紮在這山裏，  
紮在一個無名的村莊，  
這個村莊傍在清河集身旁，  
它是它伸出去的一個拳頭，  
連接着它們的小徑像一條細弱的胳膊。  
這一軍，戰爭給它錘鍊成功  
一個「鐵」的徵候，  
萬軍長，他是萬人仰望的  
一顆最亮的將星。  
聽他講，話匣子講，  
講大別山，你聽台兒莊上  
那一陣掃蕩的雄風！  
在戰場上，他不知道  
什麼叫做敗北，今天却被圍困了



寂寞的八陣圖困住了英雄，  
電話耳機在桌子的一角上  
像一個至人高枕無憂，  
盤碗裏的鷄鴨也叫不開胃口，  
不是抱吟做了他的嘉賓，  
不是抱吟填補了他的心，  
不是他給他一個有聲的長夜，  
給他一個有色的昏晨，  
那，他只得蓋藏好本來面目，  
在他部下的眼睛裏，心坎上裝神。  
抱吟，三十五歲的一個天真，  
抱吟，他許自己做一個詩人，  
理想帶他飛上高空，  
又把他摔下來，  
叫他向現實再度投生，  
他用火條的玉臂去擁抱生活，  
生活回敬他的是針尖刺心的疼痛，  
他的感情是一陣春風，  
給生命吹出個舞蝶花紅，  
風寒一割又把它冰結。

鋼鐵裏一陣陣冰雹的凜冽！  
他的心是一口敏感的鐘，  
歡喜痛苦一舉興，  
它就張開大口響應，  
他用抖顫的腳步  
爬着生命的階梯，  
一步一步爬向藝術的最高峯。  
他是萬軍長的朋友，  
也是唯一的人，  
獨個兒對着他的時候  
這位將軍可以打開他整個的心。  
他們的友誼結在兩年以前，  
結在台兒莊的戰壕裏，  
那時候，他還站在師長的階級，  
今天，他對着抱吟  
像讀着自己的生命史，  
站在高枝上，他寫憶起患難，  
他珍重患難裏結下的這友誼，  
抱吟，他住在招待室裏  
被隆重的招待，

小土屋一間，土窗戶開一個神祕的  
洞眼，

他像家一樣的對它有情感，

他覺得這小土屋裏有詩。

這小屋子，半夜裏

還有一豆燈火爆作出歡笑，

這小屋子，天色越暗，

好夢就會有人來敲。

他是萬軍長的參謀，

他參贊文化，參贊政治，

參贊感情和一切的隱私。

他也是這全軍的朋友，

他認識那三位師長，

他認識的官員

排列起來可以成軍成行，

他帶着溫暖想起他們，

像夜裏，指點大大小小的星光。

他曾經和他的斐茵在戰地裏起雙飛。

馬蹄的浪頭

壯大了兩顆心，

張着網羅像張着冰袋，  
風雲上頭撲面的殺人。  
將土鏢釘血開出的鮮花，  
他用詩句來讚美它，  
她的歌聲把山巒搖動，  
敵人的大砲又響了什麼。  
今天，別人眼裏此一處鳥兒  
雨下裏分棲，  
他在襄河岸上  
品味着遠山的冷落，  
我在橋東守着渡河犄角上的家，  
清愁早已拖長了莖子，  
在她的肚子裏結一個西瓜。  
說他不想她，那是瞎話，  
他想到她，你想到一道精細的絲包。  
隨着它，隨着這道絲包，  
每一個女孩兒是一朵花；  
他想到她，他想到一杯白水，  
不論渴不渴你却得喝它；  
他想到錢，他想到一味膩了的食品，

不管人的罪孽，到時候罪惡都在你以下

\*\*\*\*\*



## II

太陽在東山頭  
開出了大搖白靈的靈。  
樵夫的山徑引來了兩個人影，  
低着頭，躬着身，一步一朵寂寞的花。  
萬軍長，向高樹上的山鷓  
賭他的槍法，一槍，  
瘋狂了山莊的狗子，  
中彈的鳥兒像微風裏的落花。  
像死水上拉過一陣風，  
兩個人落坐在古甜的盤棋上，  
吸一支煙，彼此望一望，  
臉上生出一個笑影。  
〔今年，我剛辭世廿六。〕



他們也去過王師長的驚水河，  
王師長的梅花莊，  
月夜馬蹄上的詩聲只是短夢一場，  
一宿過後，生活又滑到了苦的路上。  
有時，到政治部去給生活刻個新花樣，  
坐在枯草上，聽女同志們歌道，  
歌聲是他們的生力軍，  
用它去攻打敵寇的猖狂，  
再給她們出個愛情的難題，  
她們用低頭做了答案，  
他們的眼光像針尖，  
刺着一張帶羞澀的臉。





### III

任憑一條小徑  
包着俄國兩個人走，  
走向那兒？去向那兒  
去捕捉一個奇獸。  
枯草搖擺着身子  
給這條小路站崗，  
小路的彎彎  
掃到了軍餉行背的小河上，  
發塊石頭把人滾過去，  
磨上一道血痕，裝了半粒博士士。  
你作了一個萬里冒險的旅行，  
涉過大支隊，再向喜馬拉雅攀登，  
立在高峯上向四面投下眼色。

一片綠洲——裏頭麥苗的青青。  
大路像一連乾了的沙河，  
在一片綠洲裏發明，  
半開茅草棚，像於波瀾上的一  
個尖兵，一支青竹竿  
把一方小白旗插在竿空，  
像一隻風的翅膀，  
一個鮮紅的十字劍在當中。  
一條瀑布似直流的瀑布，  
又像是一輛戰車掛在竹門的左角，  
上頭的黑字標語：  
「榮譽軍人招待所」，風的手  
扯開得它呼呼叫，像無數小日  
呼喚着榮譽軍人到這兒來洗刷敵旗。  
他兩個，像闖進了世外的桃源  
也不問一聲誰是主人；  
主人，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年，  
守着一盆小火向着一本書出神，  
鐵壺裏的沸水正好待客，  
浪頭叫聲聲要衝出它的臘門。

東西兩邊，兩張長桌子對得，  
一個上面，鋪着藤蓆，雜誌，和書本，  
另一個上，藥瓶子高高低低  
像臨陣上陣的一列新軍。  
牆上的壁紙雜花亂閃，  
字句，字跡，那裏嫩，  
嫩得叫人笑也叫人愛。  
主人家李蒼，綠色單車裝  
一個黑布大衣披在上頭——  
一個隆冬罩着一個春天，  
黑色臉子上，笑的光輝亂閃，  
「請坐，喝茶，烤火……」，  
主人忙得客人不安，  
看見萬軍長掏出煙盒子來，  
他又抱歉「呀，這兒沒有紙煙」。  
大家在板凳上坐定，  
他們介紹了自己的姓名，  
四着驚奇在他的臉上施法術，  
像一團霧罩投下了天空。  
「這就是萬軍長！」

這就是那時光麼？」

只隔一條河，真的還可能？」

他的上下唇一開一閉

他有話卻沒有要。

一個夢更現實在眼前。

眼前的現實彷彿是個夢。

他說，他還有一位小女所長。

爲別人結婚她去了瓊英。

她的名子叫文曼瑰。

他是榮譽軍人的一位小母親。

「文曼瑰」，真罕挺叫了一聲。

擡起眉頭，他向記憶裏找一個人。

「文曼瑰，我認識她。」

大別山轉進，我們碰過面，說過話。

不是嗎，矮矮的身量，紅紅的腮朵。

像春風裏的一枝花。」

「你見的不是她。

是她的姊姊，文曼菲。

一般高，一個模樣，矮個，她個是

只差一釐離一對姊妹花。」

她，曼華，在這十里開外，裏  
摩通兒入了屋下，  
幾時去 購，過南障，起她她的門口，  
可以進去坐坐，吃一杯茶，  
走回家，兩個人，的房子  
不再那麼沉，  
生命麻痺的鏡面，  
餒用手鬆鬆了一下，  
每個人的胸口裏，  
有一點主意輕輕在爬，  
涼涼的從口裏流出來，  
那長來的這事話？  
不覺得走過了獨木小橋，  
穿過了這翻菜上人的籬笆，  
今天，村民像蜜蜂  
嗡嗡的來採這來幽香的山花，  
晚上，招待遠的小客上，  
油燈裏燃着一隻小紙燭，  
炭火把兩個臉烘得通紅，  
好容易抓到了一個題目。

文影的寒暄比別男客，  
萬軍長，他說，不必見面，  
「文景魂」這三個字就够動人，  
「你快給我給她寫封信，  
我沒有美奐的文字，  
却有個美奐的靈魂。  
他的夫人，  
他逢人便用口給捧「傳真」：  
溫柔又美奐，  
天下女性的美點集中她一身，  
可是，今夜他再不提起她了，  
今夜，有一朵花開滿了他的心。  
第二天，抱吟從軍郵手裏，  
接過來厚厚的一封信，  
一篇習作，寫著淒涼的身世，  
流亡道上的苦辛，  
從字句上他讀出了  
良善，天眞，另外還有硬氣三分，  
他讀出了放出一個希望，太高，  
怕它斷續的一顆恐懼的心。

在人生的場合上，他惟有獨快，  
沒有弟兄生命太孤獨，  
今天這封信帶來了手足的溫情，  
心上的缺口彌補了盡。



#### IV

第三天早晨，背放軍長，他一個人  
條子做一件秘密的事情，  
踏上了軍部身後的田埂，  
路熟了，就用鋤頭開一條，  
裝一鞋土，一彈管土，  
苹果的刺子抓住了  
他的衣服，  
還是一條弓弦，離軍部  
只有一千三百五十步遠，  
帶着冒險的趣味  
石子把人渡過一條小河，  
小芽標上的小白旗  
換一朵白雲。



親親熱熱的招呼着來人。  
他坐在小亭裏裏了。  
同李菁回到着頭，心向着心，  
話也轉了無量的調，  
最後轉到了他的團長——文姜魂。  
像做了一篇文章，這才入了正題，  
讀到了精彩的一段，才覺得  
那個大櫃子真有意思：  
像遊山玩水，剛入山，心和聲  
一般的平淡，深入了水色山光的深處，  
這才從心裏發出一聲驚歎。  
李菁，他用筆口描寫她的影，  
像用柔筆速寫畫像一般，  
他述說她的勇敢，純潔，天真，貞靜，  
他述說着他同她的經歷，  
像在這說着一個昨夜的事：  
「你說，那個戰役我們沒有參加？  
你說，她參加過多少次戰爭？  
台兒莊她沒有到過，那時候，  
那時候，她還不過是一個初中學生。」

鐘年紀了，鐘的胆量却真高。  
鍾河險，鍾不死得那是冒險。  
黑夜交換索在懸崖上，  
鍾的心却那麼平坦，  
延的青春願以換死亡，  
死神這荒迷的影就趕忙躲閃。  
前年六月天突圍在大別山，  
今天想起來，  
心絃還那動着當時的驚險。  
只有一條去路——一個生的門，  
跑向我們，炮彈吼叫聲  
在險前撒一面死網，  
敵人在身後變鬼魂，  
緊跟着人，脚跟。  
夜，是蓋在死尸臉上的  
一面黑紗，螢火，像魔鬼手裏的金線，  
在黑紗上刺繡出恐懼的花。  
躲在死的黑潮裏游泳，  
我們走着，一前一後，  
當中嵌着幾處傷兵的担架。

我們不能罵死他們不會，  
那不能！他們受了傷，流了血，爲的是  
什麼？

他們倒下，呻吟，哀叫，慘痛，  
生命漏脫了死的罅孔，  
今後，還得憑掙扎同死鬥爭！  
我們是生死弟兄，我們在生死線上  
同行，

黑來港大家的黑夜，  
天明是大家的天明，  
走着，走着，有個硬硬的東西碰一下  
腳跟，

跳到了一邊，一聲叫喊，  
叫喊的不是被踏的屍體，是我們。  
交疊的鎮市，交疊的村落，  
都在大炮的口裏激過，  
房屋已經失了原形！  
焦木，死尸放射着臭氣  
向緊閉的鼻孔猛烈的進攻。  
何處找不到一團亂草！

低頭找不到一隻蚊，  
聽不到一聲犬吠，一隻猴啼。  
散兵游勇像精靈在遊行，  
他望著你，嚮往眼光燒燬的火，  
一副眼色嚇掉人的魂，  
他偎近你，發唧裏，用小聲，  
他的嘴是一口陷餅，  
把軍帽向下一拉，托像雁羽的窗簾，  
在頭前飛。鐘的心照亮了黑夜，  
不作一響，朔形不回，  
從來天質可以避邪，  
走着，走着，一盞紅燈籠，  
在脚下突然亮起，  
微脚尖觸開了電燈的機關，  
那燈籠，紅得刺眼，刺得人肉跳，  
它的藍色是紅，紅裏都透藍，  
藉了這鬼火的一閃，  
墓碑把自己照進了我們的眼，  
泛朵火花謝了，那聲又陷，  
一朵一朵燒穿袖袋。

一聲鬼火是一座墳墓的嘆息。  
我們的黑教它們是白天。  
鬼魂一齊頂開棺蓋。  
成羣結隊在廳院裏狂歡。  
那裏的早市  
透過夜的靜，送出了這一陣喧嚷？  
千萬人的嘈雜匯成了一個音節，  
一回沈悶，一回又消曠。  
說它遠在天涯，却又近在耳旁，  
有一回高音，像一個指彈，  
用了直線，它向誰招呼，  
像有一句話要衝破狂皮，  
越急越沒法把它說清楚。  
我聽着了這聲音，  
但我不敢說就它，  
她也聽着這聲音，  
她也不說一句話，  
夜色濃得這樣，人間的早市  
不會在這墳堆裏開場。  
索着，走着，一個血紅的魂。

慷慨竟的玩弄，能如戲曲  
優優的昇上天宮。  
一條線穿著法國兩界，  
這紅線就繫在通靈機的一端。  
憂慮，恐怖，兼著，  
每個血球的輪子滾動；  
想破了，一聲笑拓寬了心境，  
原來是一輪明月運了她的行程。  
她一直在廣前領開路先鋒，  
腳步整整一夜沒有停，  
你猜一夜趕了多少路了，  
十八里——從夜晚到天明，  
敵人先頭部隊的馬蹄，  
趕過雙腿，  
山林的樹木  
驚破了她們，  
她，文曼瑰，是一顆福星，  
她的光輝向人間照臨。  
她忘掉肩頭的責任，  
儼然不掉鬚臉上的笑。

無處不知自己，  
我時時

走近粗來，去問學弟們的寂寞，  
新舌，  
和寒濕，

彷彿他們是一羣受難的孩子，  
而媽，才是他們親生的母親。

那一個人的心地上  
開不出燦爛的花？

讚美這朵花的美麗？

世界上沒有一道來期的寒風，  
炭盆裏的火苗，

伸出舌頭替他阻礙，

查查的水，

像沸騰了的感情。

拉了幕，蓋上這一場，

暴雨的音響太久了

怕纏斷人的心繫，  
鬆一鬆狂，  
鬆一下  
絃，

再給換一個輕鬆的場面。

「她走過多少城？」

都有我陪伴。

就有個來了。

跑到那兒，那兒有人瘋狂的想睡。

他們家室錢，想取取愛情。

她是他們眼裏最香甜的一朵花。

他們也都對我好。

想把我做一道橋。

（抱時的心，像觸電，狂一跳！）

他們的苦心都是白話。

她只認識工作，不認識愛情。





## V

大清早，太陽的金輪  
循着它的軌道走上天空，  
抱呀，他荷着他的小孩  
走向那間草棚。  
〔只是閒走走，  
沒有什麼目的，〕  
吹着口哨，抖手杖在頭頂畫小圓子，  
走兩步，停一停，  
他對自己這麼解釋。  
他站在崖頭上  
看這條河水，看石子的橋梁  
像一條綠色的飄帶  
束在水的脈上。

隱約有歌聲飄過水來，  
隔著荷花一樣的朦朧。  
遮蓋水車的小草棚  
像矮子頭上的破草帽一頂，  
一條木板，他只看見個尖端，  
它像一個兩頭的動板，  
一頭在水裏，一頭在沙灘。  
手杖扶他下了土崖，  
走近了河身，沒看見人影，  
先聽見了笑聲，  
幾個步子拉直了視線的方向，  
有兩個人，挨著肩，  
在木板上搗洗衣裳。  
他認識，穿黑大衣的是李詩，  
隔在他身旁有一位姑娘，  
綠大衣披在背上，剛從松柏灣  
像兩層翅遠。  
李詩，他的眼光從水面上  
舉起來了，盪著右手，  
笑，刮一臉風。

搖也，起了身，搖的頭  
翻起過他的耳根。  
他吟，三棒槌敲他過河，  
雨珠打着他，船得石子再出聲，  
那一條船在水裏，他半打船躬。  
「這是所長女提魂，  
還是大詩人抱吟。」  
這個名字在他心上一直，  
他心恰像那前水車的齒輪。  
他看見，  
鼓就偷去了她的身影，  
他聽見，  
水浪學着她的歌聲，  
太陽在天上爲她逗留，  
青山模仿着她的堅貞。  
沒說話，先獻給他一對小酒窩，  
閉在她隱隱的遺笑的花朵，  
它要把人間的底底笑溢，  
鼓拉着女深走上了回家的路，  
水點滴下來。

像清風搖蕩着湖面上他珍珠。  
灑水點。  
滴穿了時空。  
灑水點  
像甘霖，滋潤了他的心靈。  
她在前面走。  
他在後邊踏過她的腳印。  
她的笑傳染了他。  
他另換了一雙眼，一顆心。  
以前的生活  
模糊在迷霧裡。  
今天，才初醒過來。  
今天是世界上第一個早晨。  
那時，  
他聽見鳥兒  
唇吻了口。  
他看見青山  
比雲還有人。  
他感到了太陽的溫柔，冬的靜。  
他胸口裏

「翻動着生的歌歌。」

有一匹野馬

從他心裏放出去了，

去追她的笑。

她的天真。

她的「家」，屋主却不姓文，

人家說給她一關「雲門」，

大門朝東，院落幽靜，

太陽從這裏得到了光明。

大門外的墨子

像一面兩面透的明鏡，

三十步以外，隔一條乾溝，

坐落着那間小亭閣——她的湖公廳。

當她剛走到大門外，

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迎了上來，

從她手裏奪去衣袋就跑，

跑得那麼危險，

像一隻小手挾着泰山。

（懷一語）

她成了一粒「小信子」。

### 大門吹穿一窟

給牠吹開了一個神竅的洞，

撲拉聲飛了一窩樹麻雀，

它全身的枝條一齊在顫動。

一頂房子，一道竹屏風

把它隔成兩間，

東頭有竹門一扇，

誰知道夜裏誰睡不穩。

李菁的牀貼着外面的西山，

牀頭緊頂着竹屏風。

一層薄紙上

開着一個個小的洞眼。

一張長條桌做了東壁的欄干，

雜誌，文藝，通俗小冊子，

一個給裝一塊溫地，

各人據有自己的地盤。

每本書皮上都題着「敬贈」，

上款的名子只是一個，

下款的名子每本都不同。

三個入，三隻小紙凳，

半開房是牠媽的哭聲。

牠的眼，向那邊的鍋洞出神。

一回，轉過來望望蓬蓬的那扇竹門。

工友過來了，

送過來一個火盆——

送來了溫暖；

這一回，他又來了；

從右臂上

脫下了竹籃。

籃子裏，褐色的芋糝，紅的糝，

迎時的山味看百也解饑。

牠的小手

給江麻洗了個澡，

把它裝進小鉄缸

坐在火上，

她用指尖，蘇活的

鈎出了芋糝的白肉。

牠吟嚼着它從心裏甜，

小信，還裝被媽要熟了的小鳥，

唧唧啾啾地跳躍。

「這幾天詩人抱病無坐。」

小倩，仍給他鞠一個躬，」

小倩要離立正，

羞澀的打了一個躬，

一個躬，換了半口袋荸薺，

紅棗一大摺。

房裏，懷她的老祖父，

也出來陪坐的客人坐一回兒，

乎裏的長煙使修飾的年齡；

炭火一直暖到人心，

素子像小船

在沸水裏浮沈。

插說話，插的笑更多，

笑，像樂回魂的鳥兒

撲灑着翅膀

飛到人心裏去最靈。

春光，

湧進了房門。

春光，

來到了爐邊。



他的心是一隻寶物。

在她的笑風裏飄蕩，飄蕩。

已經死了的東西

復活了。

中年人心中經驗的拱橋

（裏面藏着沈默，愁苦，

圓陀和疼痛。

一下子沉沒到陽光的海洋。

他的塵，解除了，

淙淙的流在

車管的河床。

他的口，

也揭去了沈默的封條。

他想飛。

就缺少一雙翅膀。

他望着她的眼光。

像一條路直通到天堂。

她的眸子似海深。

從裏邊，他撈到了

失落已久的青赤寶藏。

「我的家在河的那一邊，  
天的那一方！」

「我的家，是一個小地方，  
漢川，它就是我的故鄉，  
這地方，有漢沙河，有個大教堂，  
有兩銅鐘，坐在河的兩旁，

可是，抱吟先生，  
你不要笑，笑我還懷  
戀我故鄉的風光。」

「呵，漢川！你的家  
就是漢川？漢川，  
它是我的第二故鄉，  
它是我行的源泉，  
它像我迷離的一個情人，  
常常來和我記憶的大門。

今天，這大門  
給你從回憶中開，  
呵，正性呀，你們一個一個  
都給我滾出來！  
我認識每一條大溝。」

大河上一家孩子的臉龐，

我認識每一條小巷，

小巷裏，人羣門上的對聯，

我認識星星天的熱鬧，

【青年軍團】幾五千青年男女

連一天，把這座小城的驕陽灑滿，

我認識，

沙河岸上小茶館裏的聲，

眼睛迎送着雨面的雲影，

我是第一個人，

與池聲的水波上，

跳出了春天的消息，

我常常的一個人，當起手，

舞舞在古老的城頭上，

迎接黃昏，

沙灘上，

印着我同一家孩子的臉龐，……

呵，我的挑擔，我的腳蹤，怎麼

對人訴說？

我的漢川，我的漢川，



對着它，我總說不出口——

「肥得嗎？抱軒先生，

肥得『華美盛院』——

那一座基督教堂，

它坐落在西北城角，

坐落在我的心上。

一片紅瓦的樓房，

一座人間的天堂，

大門外，兩排常綠樹

站在甬道兩旁，

向左拐，一條小路

伸向一片荒場，

荒場上，一個一個小池窪

銹蝕而，再走向這荒地的人們

到這兒，先低下頭照一照自己的樣相。

那時候，我是天使隊裏的一個。

有快樂的翅膀在夢裏飛翔，

及在這教堂的一角裏，

飛去了我三年初中的時光。」

「呵，基督教堂，華美盛院，

承襲醫院，承接教堂！  
他反復着這兩個名詞，  
一個地方，火車站上的軌道  
有許多條，可是當記憶的車箱  
裝滿了悲傷款喜的往事  
嗚嗚的叫着開出去，  
她的車箱掛着他的車箱，  
終于走到了一條軌道上。  
抱吟站了起來，眼向着屋頂，  
背上翦着雙子，在地上走，  
從採實的起點走向頭，  
走過三年，走到了遙去的那一個站口。  
她，低垂着頭，  
眼睛停個步，向着火光，  
她用鐵筷子敲着煤炭，  
她要使記憶敲得更老。  
他和她  
呼吸在一個天地裏，  
回憶在兩個心上  
架一道橋梁；

李青，真另一個世界裏的人。

爲了偷聽別人的秘密。

什麼時候來到了他榻的身旁！

「我有一個故事，很動人，

它那麼美麗，又那麼悲傷和哀愁。」

她吟低下頭，靈魂仰起臉，

四注眼淚吞了流。

「有一個詩人，

他的家在青島，黃海之濱，

他抱一支鉛

衝過了「一九二七」革命的狂潮，

三年前，他同她共過十年死生的伴侶，

一道逃出了北方，逃開了飄蕩，

戰爭的激流

又把他們波蕩到潢川。

人間的清熱頭緒紛雲，

天上的尺度有它的分寸。

月老在人的頸頸上浪費了多少紅線，

却並沒有把它們繫成牢籠。

能否愛情轉作磨鍊，

時光會暗在誰裏了人心。

她——

懶張，勇敢，犧牲自己爲別人。

他——

溫和，鈍弱，他有一顆善良的心。

他兩個向一個遠景。

他兩個，都是護衛真理的小兵。

他們可以是好朋友，好同志。

可是，他們的關係却是夫妻！

那時候，正是春天。

矛盾的結子

在感情上結着。

那時候，正是春天。

一位姑娘向他論起愛情

用她的雙眼。

一次口角成了燎原的火星。

一時的怒氣使他兩個

在廢紙上簽了自己的名。

十年的關係決然的離了一筆。

最痛苦，是每歲，那塊兒已經個不身

現。

鍾，就在第二天，留下了枕上的淚。  
地上的血，坐上火車去了武漢，  
他，望著她的遺物，帶着悔恨，  
帶着病痛，進了華英醫院。  
一間小房間，地板照出人影，  
鐵絲紗窗閉着  
千個寂寞的窟窿，  
人，合着雙眼，  
任憑回憶的暗箭  
在他的心頭穿洞！  
那麼香的飯，  
一看見就飽脹，  
銅絲床，那麼硬，  
睡上去像針氈。  
一天三次照例有人來，  
送藥，診病，來的是醫生，  
心情的冷熱  
也能用玻璃管測量？  
人間有藥石



可以療濟愛憐？

（那位姑娘，在愛的戰場上  
做了一名逃兵。）

牛毛細雨，濛濛星星，

微輕沙颯下了天空，

落在人身上，

衣服沾不濕，

落在人心上

織一個寂寞的夢，

落在桃花上，李花上，

滿院子，一樹白，一樹紅——

一條青衫的少女

懸着一縷白頭的老翁。

一堆青草挑着水珠，

像一條綠絲穿起了珍珠，

不忍心腳踏在上面，

怕這淋的生命要啼哭。

夕陽在紗窗上

留下了一天的惆悵，

他又得揮着擔頭

計算沒有多麼，

一羣一羣繞轉

把暮色搖落，

在這處傳來的新聲裏

他的熱淚一顆又一顆，

那時候，他常從紗窗裏

向西望，望見一隊隊女學生，

走出去又走進來，

你，也許就在這裏邊，

但是，那時候，隔一層紗

就是隔一個世界。」

「抱吟先生，不再說了吧，

我的眼淚要為你落下，

請原諒我，那時候我們不相識，

不然的話，我一定每天去給你唱歌，

去給你送一瓶鮮花。」

抱吟回頭走，她兩腳去送他，

路，他不走直，却走彎，

他慢慢的舉起腳，

又輕輕的放下，

她怕觸疼了心上的軟處。  
她在一旁，他在一旁，  
抱吟次在燭光的中央，  
送下了崖頭，送過了沙灘，  
她們一直送到了橋邊。  
他過了獨木小橋，爬上了大坡，  
他用眼光送她們的背影，  
一直送進了那神祕的草園，  
清潤的「冷寒」  
是一首清冷的詩，  
年關近了，攤上的年貨  
樣樣齊備，年紅燭，線條香，  
竹竿挑一串細小的「爆仗」，  
他一邊走，一邊賣，一邊想：  
宇宙這麼寬，  
人生這麼美，  
山的靜，  
水的流，  
鳥的叫，  
一朵白雲的舒捲。

都有天自然的奧妙

藏在中間；

昨天，他沒有心，沒有眼，

今天，他却用它們

看出了人間的秩序

排列得多麼像一個

黃色和藍的大圖案。

他走近了那一口大墳，

一個崗兵向他敬禮，

他這才加快了腳步，

像偷了人家的什麼東西。



## VI

更氣一進門，他罵其他的小麗  
怎樣這麼不乾淨，

像一個人沾染了灰色的心情，  
被單上，油灰施了一層薄漆，  
雪白的被單像遭了毒污，

桌布，早就該給它洗一個澡，  
牆角上，蜘蛛張開網羅  
垂掛的灰塵是它的俘虜。

抱吟，他的心  
像一個生鏽的齒輪，  
他的心像一張潔白的天眞臉  
污染了人間的灰塵，  
他的心像一個泥坑

抽不斷的愁雲。  
今天，誰給他  
擦亮了心的鏡面。  
今天，誰給他  
刷洗去污垢，見出了天眞。  
今天，那裏的一陣清風  
拂斷了他心上的雲根。  
他提起筆，鋪下稿紙，  
那些起勁的草一個計劃  
不是爲了責任，  
也不是誰在用鞭子抽他，  
他的精神泉水一飲湧，  
他工作，全是出于自發。  
鐘管在他手裏  
像一匹好馬，  
字句像珍珠，真的珍珠，  
千顆萬顆一齊噴出水面，  
帶着鮮紅的顏色，  
並隨在太陽光下，  
風裡，在先前，

鏡框在枯涸裏的青綠。  
今天，暴雨漲滿了池塘，  
一個一個爭着把頭浮出來，  
生命鼓動了下顎  
聽他們一陣一陣的哇，哇。  
他口裏啣一支煙。  
像小孩子玩賞自己的創作  
他鑑賞着吐出的煙圈，  
忽而，像一莖柔手  
在他的心上一抓，  
他對着鏡子笑了，  
他一直工作着，不知道疲憊，  
他乾枯的體幹上，  
來了春天。  
他洗着太陽浴，同墨人談話，  
耳朵聽不遠，  
可以用心去聽它：  
他在嬰孩的嘴裏上  
點一指頭，點開一朵笑的花；  
沒人的時候，他逗着小狗撒歡，

他盯着小虫在太陽底下蠕動，  
一塊石頭，一株枯草，  
對着它們，他也說出他法樂的心，  
他對自己發誓：  
「把這個秘密鎖在心裏！」  
可是，他像一個塞封的老鼠，  
一放下爪子就忘記了封文，  
他像一個神經病人，  
獨個兒走在海濱，  
他警戒自己說「危險，那是海！」  
說着說着，他却向着那危險走近！  
抱吟，熱情把他  
迷成個狂人，  
他抱着這顆腦寶  
到處去膨脹，  
向萬軍長滿枝鮮紫的  
迷說了他今天的紅蓮。  
「一個青年，  
一位少女，  
兩個人既在一間房屋！」



既什麼竹的屏風，竹的門，  
愛怕不怕，烙山，  
一層薄紙只好騙騙詩人，了  
冷風吹上了溪流，  
大山口噴出的熔岩  
凝成一塊一塊的石頭，  
他體會着萬軍長的話，  
還是姨媽抽出的麻芽，  
他損傷了他的心，  
他侮辱了他的女神，  
他追回自己的話，  
忽然又想起：  
萬軍長寫信的請托  
他還沒有給他回答，  
他又常常想起斐茵，  
性了比石頭還硬，  
她話頭的鋒針  
多少次把他的心刺痛！  
想起她加給他的苦痛  
可以堆成一座火山，

羞盡在籠籠王的恥辱

萬丈黃河也洗不清。

她的長處

在她心的篩子上篩罷，

一個一個的缺點，

他把它們放在了顯微鏡下。

他的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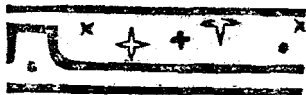
是一架擴音機，

到處廣播自己的痛苦

和播的惡報，

抓住個題目，放開了誇張的彩筆，

多日不來個也成了她的罪狀之一。



## VII

陽歷新年的第一天  
揭開了三十年的幕布，  
軍部門前的場子上  
開了一台子「高台戲」，  
打了一年仗  
也該快活它一天，  
台子上，扭呀扭的花大姐，  
你不信他是一位河南大漢？  
走，到後台去看，  
脫下來的軍裝  
正躺在木箱上睡眠。  
土腔土調，鄉土的味兒真濃，  
句句送到人耳朵裏，那麼中聽！

項的人，蘇州剛的裏露出，六個  
無遮擋的泛湖風情  
他的口像漢家天漢的琴瑟  
因為，他自己先被醉倒在這氣氛的醇酒

觀衆，有老有壯，有夫兵，只  
有女孩的影子  
在燈光下西馳，  
戲詞，發刺，淫蕩，  
一句句向人挑逗，  
像給台下人撥個撲克，  
做的人，風騷得使人心蕩漾，臉發紅，  
看的人，流着口水，癡怔着眼睛，  
戲，撒子一撥  
拴住了一場子男男女女，  
一雙雙眼光  
是心靈的交通路，  
燈光把他（她）們  
浮到了另一個世界，  
揭去面具，百無禁忌，

今夜，蕭蕭抱入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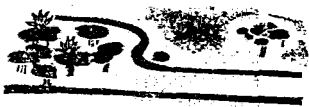
萬軍長也笑口常開。

今夜他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官。

他天真的向抱吻過子陵。

婉惜的說：「可惜我們的精貼

只換四塊一發明信片來。」



## III

軍長的院落裏  
三個人在西太陽，  
萬軍長，抱吟，  
劉對着，構成一個三角  
加上了朱參謀長。  
陽光的暖氣管  
打飽了他們的棉軍裝，  
它用溫柔的手指  
揉得人渾身痠疼，  
輕輕的扒開人的口  
叫作打一個沒勁的呵欠；  
它又叫你伸一個懶腰，  
慢慢的拉起了人的胳膊。

寂寞，散漫，悠閒，

匯成一個。

解除了

活性的生命的武裝。

枯期，極期，電話鈴

像是人心中的一顆回聲。

踏上天線的天橋

它來自仙居的仙境。

你想，這是劉師裏何他的上藥。

來報告軍情？

不是的，他是報告一件細心的事情。

他說：「有一位姓文的新娘，」

名字叫做什麼呢，

來這裏看她的時代的一位先生，

他是師部說軍需主任。」

她來看一個人，

十個人，一百個衣，却爭着看她，

她走到那裏，那裏便圍住她，

她走到那裏，

那裏便有了條條，有了點點，

有了活力有了生機！  
像一個發頭牽着汽機？  
只要她一動，那全起動了——  
無數的心，無數的身子，無數的眼睛。  
我還沒有眼睛  
看到她；可有個機會？  
我在等！  
陪她來的，聽說還有范警官，  
他緊跟着她寸步也不離，  
一個是形，一個是影。  
她是一陣風，  
她是一顆星，  
她是紙棉的化身，  
來極亂極精！  
我看軍長，這樣可不行！  
我發給軍長的命令  
把她的腿打壞……」  
電話耳邊轟然着大笑，  
聽電話的人，  
也前仰後合笑個不攔腰……



寂寞的悶陣就了，  
整開的山裏，  
刮着交曼晚風，  
宋參謀長，折憂的鬚枝，  
在額上高標出年輪，  
他的心比針眼細，  
敵人別想滲脫他計劃的網孔，  
他謹慎，和藹，叫人親近，  
經驗練得油火純青，  
可是說起笑話來  
他口角便生風，  
他的歲數已撇掉了五十，  
嘴角上還留着十八九的嫩生。  
「我希望我是一個小兵，  
受了傷，流點血，可不要關係性命，  
讓別人把我抬進那間小草棚，  
只要插幾句話，一雙耳，  
我想，再笨些，也會起死回生……」  
參謀長走過來了，深覺得  
第一個大學生……

他呈給軍長一封情，  
鋼筆字，小藍信封，  
一看，就知道裏邊裝的是愛情。  
這就是他誇口的那個美艷，  
這就是他誇口的那個能幹，  
他當着人打開了它，  
他的眼睛同她的心說話。  
她的信  
填補了他心上的空虛，  
她的信  
壓死了他浪漫的情緒，  
他把信看了又看，  
他在計算着該幾年還有多少天。



## IX

下午時，太陽的光芒  
從小亭閣上漫溢的意緒，  
茅棚，文所長的小子爲傷其忙著。  
你揚着自己的劍短，  
她揚了他腿上的圍布，  
位低辭煩，一絲一絲的  
隨着她手裏的布條  
拉紧了呼吸。  
黃的塵，紫的血，像一堆無繩  
釘住了布面，這全不在她眼裏，  
她潔白的小手上也沾了一點點。  
小指頭在廣口的邊沿上  
點幾下，笑着問誰？

「痛不痛？」沈蓮新，摸過藥。

擦一下手，滴幾滴酒精。

趙又向那位弟兄。

說了：「別怕麻煩，每天要來看；

不要擔心，不久傷口就會長平。」

請他坐一回，送給他一杯水，

問他家住那兒？從幾時當兵？

問他在什麼地方受的傷，有沒父母

弟兄？

最後送給他一個溫暖的笑，

彷彿她的笑也可以治病。

她工作；用她全個兒的心，

工作，在她就是快樂，

剛才她在換藥的時候，

有兩個助手，一直聽着

她眼色的指使，在奔走。

一個是李荷——

她的室友，她的同工，

別人眼裏的嫌疑犯，

睡在一間屋子裏

那一個不負責任。

另外一位，

雀斑點滿了黑的臉子，

銅永遠洗不掉的藍鐵矢，

論輩分，看樣子，

二十出頭，三十還不足，

他沉默，他用眼睛說話，

他是范海天，

他是軍長的醫官，

他是她的同鄉，她的同行，

他的身子，他的心，

日夜追隨在她的身旁，

晝昏，她們三個人

圍著火盆，懷抱著一個

溫暖的心。

一個人，帶一身夕陽，

闖進了茅棚，

這不是別個，是抱吟，

范海天

站起來給她敬禮，

稍坐了一回兒，

便給想來告辭。

李菁站起來，

向他表示敬意，

文彥魂，她及手就起來，

掠掠的一笑，忙著在自己的身旁

給他安一個凳子，

抱鈴，他用右手捏着軍帽的舌頭，

額角上的汗珠在快樂裏打滾，

太陽沒落了，曠場承繼了它的光，

擺擺上一桌酒菜，

這酒裏，把個天濤從九重天，

灑到這地窠室外闊的地上，

泥瓦盆，粗磁碗，

開開的對盤，

裝在撲簌的形式裏邊，

煮熟的存海錯，

在山裏也有出味可嘗，

幾地味兒以餅，

• 翠蘭的轉轉想轉轉的頭兒 •

每樣菜都合他的口，  
彷彿有一種神秘的「味素」  
她把它加進了這些菜裏頭。  
桌面上，四個人各霸一方，  
老房東，抖擻着手，開着笑口，  
把杯子向地下流幾滴，  
然後舉起來向客人敬酒，  
他慢慢的舉筷子，  
又輕輕的放下它，  
不像是爲了吃嗎？  
倒像是爲了來表演古典的禮法。  
小倩，舉着她的胳膊打秋千，  
臉上有別人的笑，話頭放得很遠，  
很遠，  
的溜溜的一雙小眼睜得睜不開眼前的盤  
碗。  
一條馬腿，飽滿了她的希望，  
奉起它來，她想追問，  
「廚師推叫先生，什麼！」  
她一把拉住她，叫她做個新舊的調哥。

像舞台上的一个配角，  
完了他的戲，老頭兒退了席，  
桌子上剩了三個人；  
李萍在四邊「風駛」，  
抱吟臉朝前，對濟文發魂。  
一杯酒落下了肚皮，  
胸口裏有了毒的氣息，  
兩杯三杯呷下去，  
心頭上的枷鎖嘩啦一聲脫落。  
狂舞的歡喜  
蝴蝶似的亂飛，  
眼前的天地  
眼裏得無邊無際。  
他「咕咕」吞水，涼涼有感覺，  
那猶如他的口才  
在今天晚上？  
他的精神  
越來越旺，  
像有支管子  
給他注射力量。



他笑風的光芒  
像千百個噴泉  
一齊噴放，  
情感的烈火  
從心口燃燒到臉上。  
身子  
扶着情緒的節拍，  
變化着自己的模樣，  
柔嫩，紅色，嬰孩，整個靈肉  
把一個生動的「爽」  
灌注在時間的一點上。  
杯子碰杯子，  
眼光碰眼光，  
把東海的水全化成酒，  
咀嚼着她的話題，嬉笑的輝光，  
咕咚一口灌下去，  
抱吟，這時候他有這個海量！  
一調人，推開門，  
燈光向門縫  
劈過去一條光明。

響着——入耳。  
她的笑臉  
就捉住了那個來人——  
軍長的慶宮滔海天。  
「我敬你一杯」，  
一杯酒跟一朵笑，  
「你也應該陪上一杯」，  
跟着亭裏的酒盞  
她果給李輝一個顏色。  
他同她，  
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  
一口一杯的「對」，  
他同她碰杯，精華，  
熱烈得發狂，  
一個力量，鼓舞着兩個人  
把生命作孤注，  
爭勝於賭博一場。  
「醉到了一個」，  
飲罷着什麼  
他舉起了藍藍的蘭花。

一個人攔了手杖，  
掙扎着進了那個神祕的門，  
倒在一張牀上，  
屋子裏的空氣，  
使他清醒，  
按住心跳，看紙上的白光，一  
聽她們三個人的點綴。  
他反手按一下床，  
按得被單的稻草沙沙響，  
什麼在發亮？  
像從遠處望一個池塘，  
這是一面小鏡，  
坐在她的小桌上，  
一個人影幾次閃過，  
又閃出，  
脚步在他的身邊停住，  
把一個羊皮紙塞進他的口，  
一回，又給他衫子蓋枕頭，  
一隻柔手在他額上拭一下，  
小兒向一氣。【舞臺幕漸漸閉】

學雷公與雷公的雷公

• 這詩字字句句都安插得妥當：

抱吟身旁的李鶴(齊公)

響雷鼓動着一雙飛龍(龍)

怕聽別人的譁言(龍)沈龍掩住了

雙可受(齊公)。

夜是他宿的，(齊公)

夜是多麼美，多麼甜，

像一個童女，沈默着，

只須對着誰你就可以

被那刺柔情，

像不走的月光，放射幽光，

使你的心在插的光裏一點不動。

夜，它輕輕入牀符裏，

又替人掩飾。

它，刺去人的「甜」理(取出良心)，

可是，(這)這是不痛苦。

這時，門外的夜也

應該是一幅畫(這)的心

藍天上繪着風花亂眼。

明月，新綠的柳絲，

向小河的流水，

狗子，坐在地上，

聽神祕的鼓聲，

我，在寂寞裏，

舞弄着自己的影兒要裝。

屋子裏，三個人，

照著四壁無窮，兩顆心。

他同她，在談話，

距離是極其短，

隔一張紙，燈光把她的眼裏，

把神祕的臉龐，照上了紙面，

她止住了他的心。

他聽著她細微的呼吸，

像春風在花間遊戲，

穿過她的髮絲，

她的耳朵摸著他的耳，

他聽著她心的行跡，

他的話，

滿紙寫著，

### 記憶的靈柩裏

他的話，給自已寫一冊生命史。  
他不但在大處落筆，  
一技一業，他也給它個生動的風姿。  
他的船隻倏夜的海面上  
恬靜的盪波，後面一團  
緊湊的蔚面的一個，  
在頭他神祕，織入了  
她的心，淚絲和笑光  
織出了初歡的花紋。  
他訴說悲劇的愛情，  
像病一水傷世；  
他訴說憐之一夜，  
像垂危的小船駛過三峽；  
他訴說着，不勝是向紙那邊的人，  
像把整個自己解和給  
伊奉在心坎上的一尊神。  
她說自已是一個耶穌教徒，  
但是，真正做教的只是她的父母，  
她說自已並不通俄；

「好萊塢」

「太喜歡自己的真心。」

她的小鏡子底下。

壓一本筆記。

還有另外一些書。

把她引向相反的路。

送書的人有個好頭腦。

他是她們的員工，她們的「大哥」。

她們的一盞燈。

他說，在一個什麼地方和抱玲會過。

「天這麼冷。」

我却把棉衣服放在林頭上。

因為李青他只有一套單軍裝。

天這麼冷，我鋪着草睡，睡得不安穩。

因為我時時想到別人。

什麼叫愛情？了解它。

我還太年輕。

我只懂，別人為什麼。

要有愁苦，有悲哀？

我覺得快樂真好！

在夢裏，我也在笑……」

快樂的時光，驕傲地  
加速了馬力，無賴的騾驢；  
開了八次口，寒冷加緊了；  
話絲把長夜捲起；  
第二天早上，他照樣趕進軍裏的臥房；  
這房子裏的空城；  
今早上交冷以區；  
假一解脫臉子；  
說些不離口無話；  
不知爲甚麼，今早；  
他怕正眼去對點；  
高麗美衣開口先來偷笑；  
這個笑味兒真複雜，  
了要精的酒釀了沒有？  
這甜蜜的一夜，該是無價！」  
「乘虛而入」，這是他用慣了的兵法。  
現在，他用了話頭的精兵  
向抱吟的弱點攻打。  
「請不要這麼說吧！  
對我並沒有什麼，



你的腦汁感覺到了，我對你更有

會法，我對你更有

你只會去

問李菁，昨夜裏

？個是，那時候西

酒的力量真偉大。

它會叫一個人變成一堆泥巴。

還有一點，說了你也不會相信。

我道的是自己心上的那個影子。

不是文是魂，不是她，是

「你說的是什麼？」

你說，那時候是一個心上的影子，不是  
她？

你說，酒會把人變成一堆泥巴？

你說，叫我去問李菁，問問昨夜誰和誰  
同榻？

你，說的也許是撒謊的實話。

可是，你叫我怎麼相信。

怎麼去了解它。

我從來不願意愛你，只知道女人可以

## ——

我。他覺得

每個人用一副不同的臉譜

在笑他。

他覺得，別人都在私下裏唧唧噥噥

議論他。

他覺得，自己尊嚴的面孔

被抓掉。

像一尊神

從神台上跌下。

他覺得，有一架風箱

在煽他熱情的火焰。

運習的冷水

蒸發成雲煙。

他覺得，有一隻手

從人羣裏把他擊進。

霸佔了他的白晝和黑夜。



X

軍要的房間裏  
從來是靜兵，  
今天夜晚，它成了風  
和樂的家庭，  
一盆炭火，像一座火山，  
熱力向人的頭腦花進攻，  
一條一條的紅炭  
像一條一條硬漢，  
咬緊牙關，在忍受着炮烙之刑，  
萬軍長，英雄何處，  
不再住在他的眉尖上，  
他心窩裏  
纏上了一副兒女情腸，



大火有了歸宿。

重建者爭先。

兩位將軍同作手她的俘虜，

心頭上，

卸下了

知道，她是

參謀長，用口搬弄一些經典，

宗教儀式，唱前經歌，唱聖詩，

熱情和歡笑把他變成一個孩子，

高軍長拉近了他同她姐姐的關係，

其實，他還叫不出她的名子；

他說他是基督教徒，

十年前，就加入了一個基督教徒的隊伍。

奇怪，原來生在她的身邊，

位便的把自己逃離到一個角落裏去，

爲了避開別人的懷疑；

文從速，短笑音，應對着，

坐在桌裏一樣的自然；

主人家，用虛劣的略無感。

■

招待客人。一個個地看過來，  
一個個地送出了故鄉。  
在新疆，在產運名馬的地方。  
他，將軍馬隊清輝。  
擁進了土人設好的羅網。  
他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國長。  
一張口征服了幾千人。  
他找到虎穴裏匹馬軍槍。  
「隨着部隊登過千重名山，  
涉過萬里水，拿旅行的心情去接這一  
些，  
它們報答你以詩的情趣靈的美。  
一座山，整季少天，  
沒有路，沒有人煙，  
掉下來的樹葉，  
可以埋人。大自然的威力  
佈列在人類的眼前。  
狂獸給夜叫出嘶喊，  
風追着虎；人騎的光芒注進他的眼，  
玩味着真惡，惡極，惡極？」

我求着生命的轉瞬。  
身子，反轉到幾千年前，  
缺憾了的眼睛，乍看到，  
胸口裏伸出隻小手，  
一把一把的抓攬往裏攬。」  
萬軍裏，站起來，  
在地上來回的走，  
他要走出眼前這世界；  
抱吟把眼光射向她的眼，  
她的眼光射到天上，還沒有回來。  
「抗戰以後，我想脫去這一身血腥的軍  
裝，  
我另有一個，另有一個夢想：  
科學家，工業家，音樂家，  
更少不了畫家和詩人，  
男的，女的，朋友共有一個趣味，  
組織成一團，到國去訪問，  
訪問南洋的夏天，椰子樹下  
聽女郎的歌子把熱情點燃；  
畫家的影筆



萬里長城像一道虹，  
塞外的土地，  
擴大了我的心胸，  
黃的雄偉，水的蒼涼，  
入到詩骨裏，  
鑄成了朔風的號響，  
冷亮的光芒。  
我們用雙腿跑着，  
那裏累了，那裏停住，  
景色如果有那分魄力，  
我們也願意爲它多留幾宿；  
但是，塞外的荒原上  
也無妨路，  
也無妨路，  
坐上桃花潭的船，  
船輪要載滿了健康的夕陽……  
萬里長，像做完了  
一篇宏大的詩，  
把燈，  
抱時送給她一雙眼簾，  
她望望他，用心說

（續一）



「我猜得透你的夢」

細碎的步伐，低微的笑聲，

把不盡的餘笑寄到了冷清的天井，

朗朗的明月等候在天上——

迎接你的一盞燈籠。

徘徊在門前的場子上，

同月亮一同迎接你的

有范雲石，和他的朋友葉隊長，

他兩個，口噴雲在角角上，

追逐，打酒，攪兩條生命

翻騰的直洩。

他兩個，眼光燦金眸

抓在繩身上，貪婪的望遠，

三個影子從月光的海面上

一步一步划遠。

她的心裏真鼓滿了神駭，

抱時同李青，一個人一盞，

像護航的燈籠。

樹木在地上，

投一團影。

我笛曲起路跡。

在做夢，

怕整區脚下的小室！

把腳步裁得十分徐真，

他把呼吸動成一隊隊，

默默的偷聽她的心聲。

送過了清調集。

清調集沈在月光的水裏。

家家門板像死的關柙，

他們三間，還在鄉人的夢境外邊。

她向他抱她比一下高，

手像刀片切在他耳朵的玉簪。

她把他的車帽。

抓過來，扣在自己的額頭。

笑着問一聲：

「你呀，我像不像一個小小的女兵？」

小河像一匹潔白流蘇，

月光在鄉間枕上金鈴。

水波貼近岸邊看處，

「你呀，那盞又算來自天上的銀河。」

三個人在橋上，  
三個影在水中；  
一個人在那頭立住脚，  
看那三個泥影地上移動，  
抱吟，他並不立刻走開，  
他留戀着這獨特世界，  
像玩味一件百了不得的珍寶，  
從衣袋裏取出他的笛，  
當那月亮把它紅照，  
一個字是一顆貝明珠，  
月亮，星星，分得了它的光彩，  
人間有了愛：  
山才青，水才綠，花才香，  
太陽才溫暖，鳥兒才歡唱，  
人心才不是一朵泥塊，  
紙上的字，從眼底跳到心上去，  
不信月光，誰能照出它，  
笑臉到是，一個字血下香溢，  
有些地方臉抹得不乾潔，  
灑出光來從沒裏用墨承來得潔。

浮動着一些鴉似的人去尋味。  
缺憾給聽聽的幻想  
開一片美的廣漠。  
這時候，抱吟，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一隻神，乘起月光紙織的小船  
划着詩和幻想的雙槳，他從人間  
划到了天上。  
他醉了，  
他喝了太多的  
愛和特自願的酒漿，  
風，從他手裏把帆美奪走，  
乘他不提防；  
他的心一跳，跳出個不祥，  
他悲傷，悲傷的望着  
雲情飄在流水上。  
他倒在斗室的小牀上，  
幻想的蝶兒  
紛紛的在他心間  
閃耀着金色的翅膀，  
詩思比海濤還狂瀾。

衝擊得他心岸澎湃作瀾。  
他看見月光像愛情的顏色  
一格一格照滿了紙窗，  
他披起衣裳，走到桌旁，  
點亮了小燈，披開筆，  
讓熱情泛濺在一片紙上：  
「開在幽谷裏的花，  
它的香最淡遠，  
偷來的愛情  
比蜜更甜，  
因為，它的花朵  
不開向太陽，  
不開向人眼，  
它祕密開在我心的花園，  
我用熱情  
向它澆灌，  
我用苦水  
向它澆灌，  
藉一冰輕風  
它把個兒兒推到了我的心頭。」

### 我愛着你——

一顆心，一點天真，一個笑影子，  
我要得越著，  
你越吝嗇不給，  
一手把我推開，  
有意叫當中拉一段距離。  
你的笑，  
是飄在晴空裏的彩雲，  
你有淚，  
那該是蘇生的甘霖，  
你聲嘶的銀鈴  
給我叫開了天堂。  
我期望在你心胸的擁擠裏  
貼伏下我孤苦的灵魂。  
我等候你  
在烏雲裏的清晨，  
我等候你  
守一盞燈，開着一扇心門，  
你握着我生命的鐘匙，  
你是我心坎上供奉的。

### 一 章 女 界

#### 名義上的夫妻

是一個痛苦的結子，  
裏頭，它永遠迫著愛，迫著清新。  
我像一匹落荒的野馬  
闖進了人家的花園，  
我撒歡，我嘯吟，  
但是，同時也有些輕微的發顫  
搖動着我生性的心……」  
抱吟，在每個字體上用心，  
練上寫給一位女王  
檢點這一題又一題，隨後疊好它。  
按着他心的式樣。  
天既亮，他便把它交給了他的勤務，  
他是斐茵的親戚，他的監視人，  
他像一算笨帳，養長了三十多歲，  
頭蓋骨下裝的不是腦汁，  
是菜湯一盆。  
抱吟交給他，  
心裏却不敢怕，

「遵守秘密」的命令  
早已封死了他的嘴巴。





## XI

白天也好，黑夜也好，  
那支小白坊  
老是向他招搖，  
還有那頭上的兩朵花——  
永遠開不敗的芙蓉。  
唱着悠歌的小河，  
那石子橋，那水車，那水棚……  
自然的景色，再染上  
他詩的幻想與熱情，  
把她造成了一個  
絕對的美的典範。  
她充滿了他的眼，  
活在他每一次的呼吸中，

她充滿了他的心，  
把他的思想滲透。  
他在她的笑渦裏陷得越深，  
外邊的聲音聽起來越怕人，  
口風可以吹千里，  
庸人最喜歡嚼自己的舌根。  
「攔住心，今天不去見面！」  
一團浮雲沒有登立穩，  
便有個聲音在遠處呼喚，  
他抓起帽子，披上大氅，  
手杖握在掌握那，匆匆的出了門，  
像倦的人走了月黑天。  
他做出莊重的面孔，  
慢放著步子，眼無射一條直線，  
他跳下了行後的田埂  
像破過了詩的世界，  
腳在地上飛，手杖在半空中飛，  
有所脫了的快樂搖曳著心，  
塵土像水，  
沒入了鞋筒，漲滿了衣袋，

他飛過了齊瓦，滑下了河岸，  
帶水涉過了小河，飛到了小草棚裏  
帶着快樂的相聲。  
一屋子人影在拍吟眼裏  
亂而雜，范醫官  
第一個跳進他的眼，  
他在作她的助手，  
她在換藥，忙得像跳拔。  
那裏來得這多人？  
他們不是來治病，  
是來治療精神，  
也有老太婆來討藥，  
聽她那一陣沒頭的絮語，  
「這發症，你看這藥用得可對？  
謝謝你，別再給那紅藥水。」  
他趕忙點頭，藥原從着一個紙命，  
最後，她送他一個笑——  
一個無價的回聲，  
拍吟，他對歌還調笑，  
笑得多卑劣，

第一回

男界雄心廣四海！

「凍壞了吧，拉吟先生？」

笑，飛過來了；這個笑，

這寒光，這寒濕氣，

使他立刻感到了寒慄。



## XII

雲，落着，落着。  
麻雀用翅膀敲沒了頭顱，  
竹枝的細腰  
在雪的壓力下打躬，  
一盆紅炭火  
替刁室衝暖，  
舊紙上，雪色  
頂替了陽光。  
抱吟，他在替她改一篇作文，  
字句裏有笑，有美，有天真，  
像一個孩子剛學着邁步，  
稚氣的樣子給人個歡心。  
他細心斟酌着每一個字。

像一個農夫，用鋤刀  
從菜苗中剷除莠子，  
他一絲一縷的抽理他的感情，  
候在越的心上。  
作了一次旅行，  
他向思想的老海底  
打撈一個合適的字，  
候安一個螺絲釘，  
扭，扭，一直把它扭死。  
他願意把十年的經驗  
毀一口吐給她，  
他想叫自己的感情  
同她的攪和成一氣。  
他想吸一支煙，可是，他不敢做一個罪  
犯，  
他的心上銘刻着她的告誡：  
「別，不吸它吧，  
它會把人的腦子燒壞！」  
他想起了，她的笑，  
他那件衣服的颜色。

他願意，他用什麼式樣的

小手中，推動過他。

製一件皮大衣，騎在路上  
才更有意思。

他想起了媽用竹籃

送來的雞蛋和紅薯，

雲天外空裏享受它正好，

他把雞蛋燒在火上，紅薯裝進磁缸，

神氣，甜爽，和平，屋子裏的空氣

恰好配合了他的心緒。

雲景引勝人

走出房門，

踐踏露花的腳跡

一步一搖走來了高香，

雲，把世界的烈意，緊張，紛擾，

整個兒給攔掉，

拍吟的心頭上。

整伏下一個靜寂悠閒的情調。

雲花落在他帽子上，

衣原上，他彷彿聞到了露花的香。

響聲舞遍的草園，還有那陣沈水。

該是個什麼樣？

「給她個突然的驚喜？」

他想，這時候，她一定守在寂寞的

城旁。

他心底

復活了一個記憶：

在大別山，一個春天，

聽着牛背上牧童的歌唱，

跟着樵夫走在山徑上，

順手採來了山花，

不同的名子，不同的顏色。

把一頂草帽插成了花冠。

呼吸着青春的氣息，

花的香，他去會見心上的

一個女郎；今天。

他的心情也是一樣。

步子落下去，要叫出清脆的細聲，

隨條雙篙，插進了尺八深的碧波。

歌聲把他的小心帶走。



手杖一下子斷不到。  
硬陷入雪的陷阱。  
找出來，滑泥裏着彈響直流。  
他沒有生氣；反而添了一點詩愛。  
種下了一個惡憶；去撲她一點憐情。  
他一手拖開了她寢室門，  
責怪，惡氣，飛猛撲進來，  
小她打了一個哆嗦。  
「呵呀」，她先從板凳上  
跳起來，一聲詩呀，  
空望他的壓  
跑上來，替他打一打身上的雪花。  
她們正在吃麥，三個人  
一大瓦盆菜，油條，米粥，香味  
引出大的口水來。  
她們，大家動手，大家享受，  
也不分我是主人，你是工友。  
她們的生活  
才有個真的意義，  
這時，他覺得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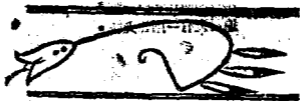
是冰皮上的一片活躍。  
她送給他一塊香餅，  
又跑去給他取一碟大蔥，  
她笑了，笑彷彿可以下飯，  
他的口味她摸得清。  
把一抱木柴架在屋子的中央，  
一支火，逼使它發光，  
笑，感通閃動，淚花  
奔開在她的眼皮上。  
生煙抹得人  
流鼻涕，淌青淚，嗓子眼裏拉煙；  
火口裏翻着，像在  
大嚼着陰冷和黑暗，  
鮮紅的舌頭不住的伸捲，  
把冷吟的濕揮灑一氣蒸乾。  
如果這燎火  
是燒在曠野裏，高山上，  
周圍的黑暗，  
像鐵籠；  
一個流淚人

在異鄉，茅店裏的夜  
像回憶一樣長，  
這堆一堆火，會送給誰  
溫暖還是悵惘？  
風雪驅逐着一個  
無家可歸的叫花子，  
破麻袋磨他的牙巴骨  
合奏着一支寒夜曲，  
他的呼吸在他的額頭上結冰，  
白髮是黑夜的一絲絲光明，  
他摸進一座荒野裏的古廟，  
瓦縫結澀，四下寒來風，  
他卸下了背上的一束柴，  
手裏抖動的火鏟，  
在火石上碰出火星  
柴火給了他熱，給了他光，  
給了他凶神惡鬼的臉子，  
在牆壁上描上了他自己的一個更可怕的  
形象……  
抱吟，牽回了他詩的幻想，

看着她的臉，更笑，更紅，  
隔一道火光。  
老房東，近來迴避着抱母，  
這點何故叫人不忘，  
小倩，今晚她也不來這裡，  
孩子一熟睡，就籠上了夢的翅膀。  
那些人，新的，舊的，聚攏在她身邊，  
今夜晚，夢流卸了他們的腿腳，  
范警官，也許來過，在他以前，  
也許正在計算著一個合適的時間。  
今夜晚，他是這世界的王，  
他靠著她，她靠著火光，  
她說着聽她的自己的故事，  
牙齒在她的唇間閃光。  
「李青，怎麼不說話？  
是在想念心上的那朵花？」  
李青，低着頭，一整不聲，  
誰知道他心的裏軌  
到底跟隨了哪個風向？  
抱母，翻着他的日記，

銀簪在字行裏捉捕神靈。  
他讀出了她的心，她活生生  
思想的嫩芽，每一頁上  
都肥膩着那個人的話，像一條鞭子  
鞭打她向上，向正義真理的高處爬。  
他讀着，頭並着她的頭，  
她的髮尖抵得他快樂得發癢，  
她突然笑了，把本子抽開，  
她卻沒抽走下面的幾行：  
「抱吟，是一個好人，  
他熱情又天真，  
他在官場裏，  
沒有官氣，  
一點也不腐蝕  
雖然他是一個大詩人；  
萬軍長是一個英雄，  
也是一位名士。  
今夜的談話  
在我心上印得很深。……」  
夜多深了？誰知道。

門外的落花還在飄，  
抱吟四頭在夢寐裏那。  
這村裏有一兩隻犬吠。



### XIII

十幾匹大洋馬嘯吼在  
茅棚前頭，僮人起身，  
茅棚裏坐着萬軍長，  
抱吟，三位師長，加上  
宋參謀長，還小亭榻  
成了送別的長亭。

李哥，僵促在一角，像不存在，  
急促的喘息報導着心上的氣壓，  
她，笑着，脫着話，每個人  
獻上一杯茶；沒有什麼  
能遮蓋她天真的光芒，  
別是對她也無辦法。

對峙師長光頂上的頭髮

是出名的「鳳毛麟角」，  
他的肚子是個笑話，  
他的嘴舌永遠磨不薄。  
「怪不得替人一天『三朝』，  
多裏詩意的一間茅屋。」  
看看抱吟再望望她，  
他的樣子真是個笑話。  
「文小姐，那天光臨梅林莊，  
沒能夠迎駕，今天當面來請處罰；  
請抱吟替我講個情，  
我請師長罰一杯茶。」  
張師長，聽句話  
使她逃到門外，却把一個笑聲留下。  
「你們看，一個在茅屋裏  
默默的一句話也不說；  
一個，站在尺八深的雪地上  
連寒冷也不知道……」  
「爲什麼不帶照像機？  
這個鏡頭丟了真可惜！」  
一個唱；一個和答，王師長



裝了參茸藥的信包。

范雲官，一紙紅十字皮藥包，  
像個小孩子，舉在他背上打秋千，  
好久了，他蹲在地上割着雲玩，  
露水滾落了茅蔴。

「萬軍長，祝你一路平安，  
問候萬太太，祝願你們

有一個團圓的新年。」

她把這話送給他；

她瞪着眼睛看他跨上馬，

韁繩扯拉着她的視線。

馬背上，他的眼光牽着她；

頭髮飄，白乎小惠，

她的影子像一顆樹，

漸矮，漸小，最後一閃頭，

一片白色撲在樹梢。



#### XIV

抱吟，任一條木頭，  
長在馬鞍，馬不停蹄  
去替萬軍長奔別一處心願。  
化寒天氣，趕得炮太響，  
山村，小路，灑滿了金光，  
喜就在那什麼喜氣了。  
槍仗使它顫子發癢，  
抱吟，他及意欲還時挽回……  
這多日的喇叭，陽光的溫柔，  
山村的鷓鴣，村頭的牛羊，  
他正驚  
道山上雲色白茫茫，  
閃耀着一個幻夢；



馬路，黃昏，  
第一車燈。

可是，今天他的心失落了，  
失落在一個地方，一個人的身旁。

馬路，黃昏。

一同落腳在一個山村，

茅屋，土牆，孩子們的眼光……

托吟醉心的這個詩境。

今晚，給他的是一個苦痛。

萬軍及兵笑的結綫。

穿箭一樣，把他的「心」射中。

「刺」的一聲，箭彈在顫動！

小燈照着他失眠，

疲倦忍不住眼皮的翻轉。

小牀是個漩渦，

他在愛情的油鍋裏受着煎熬。

像風雲在另一個星球上，

誰知道離開她有多遠？

日子過了一天，

就候過了一萬光年。

馬路

重溫多年的往事一觀，  
他追憶著那綠沈水，那座草棚，  
她的一笑，一個舉動，  
這一些，在肥佬上忽給活現，  
一時又模糊，倏然在走了水銀的鏡面。  
孤軍長，寒隊長，  
還有來自清澗集的那些衛士，  
抱吟對他們  
從心裏感到親密，  
就是在召靈官身上。  
他也想伸出清清的手臂。  
過寒樂，還是舊日的水，  
舊日的山，三年前的一顆夢，  
今天，它已經凋殘。  
教堂的高樓，像通到她身邊的一條路，  
給他一個慰安，  
那座大醫院，  
也給他一個幻想：  
「我願將這樹在這裏邊，  
給她發一通急電。」

在年關的熱鬧裏  
他寂寞；  
在大物的人流裏  
他孤單；  
他，帶着要哭的心情，  
冒着氣體的危險，  
到官場去說官話，看假臉，  
去吃人情，一分一分挨着最苦痛的  
時間！  
人，爲什麼  
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叫身子作「茅」  
去刺心的「盾」？  
抱吟，他開始了恨！  
他恨萬軍長又愛上了  
那放蕩的紅雲，  
他恨范露官  
爲什麼臉上不生愁紋？  
愛，就愛個死，  
眼淚，苦痛，失眠，發瘋。

要麼，就評上要回的家書。

夜深了，他跑出去寄信。

他拾獲寄去了一顆心。

回頭來，他走在冷落的街上。

他想，這時候她在做什麼？

在烤火？陪著別人閒談？

在對著燈光給小倩打毛線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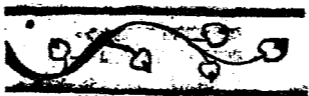
不，這已經睡了罷？夢，把她的頭  
他的身邊。

他包他腳下的石板路。

曾經親近過她的腳步。

一個步子一個幻想。

幻想的花朵一齊開放。



## XV

鄂陽，傍着漢江，

公路像脈絡，從四面八方匯注到  
這軍事的心臟。

這不是萬軍長心上的  
那個地方，還是最後的一個隘口  
接近他的希望。

鄂陽，這伍子胥的故鄉，  
抱吟和他的嬰齒，一年前，  
烏兒一樣，撲到這兒，  
一停，翅膀上滑走了兩年的時光。

他們安身的還家飯莊，  
他伴着搖，不止一次的  
投奔過來；頭上頂着

六月間的太陽；衣襟上帶着  
冬天的雪，烈日放曠；  
也會輕戰地歸來。  
一進門，拍一下衣裳，  
拍落了一堆疲勞和春光。  
他還記得，他們住過，  
幾號的房間；  
那流淚人壁上的題詩。  
他一直寶存在心裏寶鑑；  
老茶房，朋友一樣，  
打着親熱的招呼，  
帶着歡迎的笑臉。  
他還記得，他們經過那個防空洞，  
吃過那幾家飯館。  
進兵，歡喜，買出頭來——  
往裏一件又一件。  
他還得見那間小茅房，  
他們的小巢，張着它的多樹，  
像一杯破傘。  
公園，像一顆冷透了的心。



嘗盡了人間的慘淡，  
從乾瘦的樹枝上  
去想像春天的燦爛，  
從枯萎的悲鳴裏  
去認識人聲犬吠的熱鬧。  
他的朋友，一出門就碰壁，  
他們都是證人，證明  
緊着他的是個不是愛情的結  
是痛苦的戒線。  
萬軍長，預備好各式各樣的話，  
見了什麼人，就給他一套什麼，  
配搭襯衫到圍點，每一行人  
聽了，心裏都暗暗點頭稱贊。  
他的胃裏也排好了痰，  
還酸甜，那酸膩，請客的人  
得領三天預訂廚時間。  
都會，是他靈魂的樂園，  
繁榮像花照亮了他的眼；  
咆哮，他格格相笑，他的耳朵裏  
只有那條流水淙淙；他的眼裏

只有那隻小白鴿在飛；她整個心  
被一個影子填滿。

萬軍長，用快樂的口氣

吹出一個美麗的夢：

「我的家在鄉間。

她，知道怎樣佈置一個新年。

歡迎你，我們的詩人，

我給你準備一個詩的房間；

西峽口的葡萄酒

斟在南陽玉的盞裏；

你的口味我全知道，

放心，少不了你的花生米，大蒜；

元旦，坐上我們新製的馬車，

叫兩匹大馬，拉着我們到處去玩；

高興的話，我們坐上「小車」

去參觀我的牧場，牧場上

遊走着雪白的小羊——

現實的腳步老追著希望，

這排排小羊子可以抓住他的衣裳，

一陣風，飛來了，希望用快步轉了個方

向。

敵軍夾攻，不讓通？  
敵人陷落了駐防店？  
南北一溝，他起把不讓換打通？  
斐德的家切着在那一溝？  
敵人有心想萬事長編編？  
向他的防地立軍？  
迫他回訪的急電，  
也同樣向他的美軍計劃通電？  
玩陽的時經敢放感？  
戰事的昇降，像寒暖  
落在水鏡柱上一般。  
萬軍長，心窩放上一把亂草，  
每一次電報，使他驚手掌，惶惶。  
跟着一聲去款，  
敵人同木木的影子  
一起一落，  
他的心是一頁翻板。  
願他一個人在屋子裏的地上，  
從這邊到那一端，沒有或新的住區？

可是，沒有人敢去觸他一鬮！  
他騎著送醫報的人羣  
走進防空洞，  
爲了消息的流通，  
電話鈴聲不得不再安閒。  
抱吟，做一個苦臉給萬軍長看，  
心坎裏却暗暗要起炸彈來，  
他聽說戰爭再激烈些，再激烈些，  
開大砲轟擊萬軍長最後一點  
遲疑的地盤。  
閒走在大街上，抱吟用快樂的步子  
走進一家商店，又走出來，  
到處溜眼，看有什麼新樣的东西  
可以做禮物，去送一份喜歡。  
萬軍長，明天一早會防，  
他的命令忙壞了一架副官。  
黎慶民也換了思，  
爲了事情沒有芝麻粒大。  
晚上，他把抱吟請到他的房間，  
燒天米，抱吟，他像遺失了一枚。

高軍長，你的臉不像是朋友的臉，  
他的話裏沒有包著一點情感。

「我明早回防，你留在這邊，  
這邊的朋友很多，可以不愁寂寞，  
戰事平息了，我再返回，  
你沒有必要跟著我受罪。」

「不，那不能，爲了友誼  
這點患難我一定要共，  
我是幹什麼的？別人  
在戰爭的旋渦裏拚死，  
我却躲在安全的涼蔭裏偷生！  
你知道我參加過  
多少次戰事，台兒莊  
我們就一起，  
大別山突圍，兩次  
臨軍會戰，  
那一次我不是作一個文化異  
同弟兄們一起  
戰鬥在前線？  
我決不一個人留下，

一定要陪你去參加戰爭，  
我知道，受罪比良心的鞭打  
那分兩的輕重。」  
拖吟，顫抖的聲音，  
臉發紅，耳朵也嗡嗡的鳴。  
他像一個孤臣孽子  
替國家方爭一個運命。  
汽車的飛輪  
跟不上人心的旋轉，  
萬軍長心憂  
燒一把火，  
拖吟却有絲閒  
去欣賞自然。  
愁苦和快樂  
對人都不專，  
才幾天，同一的道上  
他用的心情恰恰來一個交換。  
接近了清澗泉  
他蜜怡得要死，  
心跳得厲害，

希望逼近了現實！  
「那座小草棚  
還會在那裏？  
還有向我的心  
打過多少次親熱招呼的那支小白旗，  
插已經不在了！  
淒涼充滿她那間住室，  
我能向誰，向那條流水  
詢問她的消息？」  
幻想在他心裏  
成了形狀：  
一面面，笑花在她雙眸上  
突然開放，  
劈頭問一句……  
「豫東大戰，斐茵怎樣？」  
眼前的真靈  
在拖吟跟真像一攝幻象。



## XVI

飛機，按着課程表  
天天來上空囓，嚼，  
大砲在山谷，在人心上  
找到了自己的料整。  
真軍長，戰爭  
是他的一個苦戀，  
放下電報，  
拾起電話，  
沙沙的喉嚨  
叫人可憐，更叫人害怕！  
坐下，站起來，  
站起來，又坐下，  
眉頭上結一個大的疙瘩。



他在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

尋找什麼，

向蒼紅的箭頭，

黑的方格，

苦着臉，搜尋，

最後把頭點幾下。

不吃飯，

不睡覺，

不說話。

他沒有白天和黑夜，

他只有太陽和白暈。

當戰事緊張到頂點，

電話鈴一叫，

他，心一跳

咳，咳，鮮血一口一口

像噴泉向外直噴；

參謀長，同隊人問心聲，

辛苦搗在他結實的腳皮；

范靈寶，他一概不敢離開；

軍校叫一聲，

就得立刻到入，  
給他打藥針，  
注射精神。  
文強魂，忙得  
恨不能分身，  
加上幾茶血滴，  
衣襟上開着血花，  
從擔架上把傷兵接下來。  
為尋藥  
再送他，  
呻吟，他還兼筆部隊  
上前線，  
三匹馬子  
他馳在頭前，  
他像一個英雄  
那麼勇敢，  
老練勇下鉤快，  
一騎在它的屁股抽鞭。  
這時候，  
他什麼也不想。

只想一步趕到前方，  
他的大胆  
保證他不會死，  
他的心  
打飽了戰鬥的空氣。  
敵人的死屍，  
零零落落的在地上  
等著鬼來登記，  
閉上眼睛  
也掩不過親手製造的「業障」；  
抱吟，打着馬，殺過嶺，  
翻過山，一花一花  
旋進了戰爭的僕心。



## XVII

戰爭  
從人心上退了潮，  
一場新雪  
把什麼都蓋過了，  
她在黃昏時候  
曾經來看抱吟，  
白天，她不敢走動，  
她說，她怕人們的騾騾，  
她怕把自己造成個騾騾，  
可是，剛走到驢下，  
笑聲便走漏了消息，  
她走了，  
寂寞留在女角上，

還滿着笑的淚痕。

「要請你來吃吧。」

「真心喜歡你。」

「不請你來吧。」

「心上做缺了點什麼東西。」

嚼着她的信，越嚼越甜。

叫大衣把頸子抱緊。

他在冷氣流裏別着身子。

行蹤留在白雲上。

像一顆顆遊蕩的心。

他唱啾啾的走近了

草棚。

腳啾啾的說話聲響約的透出來。

像接受了一個警告。

他停住了腳——

站在別人的祕密圈外。

他什麼都明白，心一橫。

退到了地裏室的大門前。

身子發着抖。

冷風冰僵沈沈的臉。

時間

把兩個人送出了半圈，

並齊肩膀，談着話，

談得那麼親切，

表情告訴人那話的分兩。

當地一回頭發現了抱吟，

抱吟把眼光移向了遠山，

搖，一句一回頭，

像一個線毬子兩下裏來。

一個土坡把兩個影子從抱吟眼角裏

抹去了，

當他再看見時，只是一個人在

在雪的閃光裏向着他飛躍，

搖跑到對面的溝緣上

立住了，激一個跳：

「給我你的手，

雪太深，我怕跌倒！」

他給她一個冷臉，一雙冷眼，

訂住她的臉凝結的說：

「在你的腳上，我有重大的發現！」

「抱吟，你的腿可怕，

你的話更怕人！

從來沒嘗過痛苦味，

我的腿都站不穩！」

「我可以給你我的手，

但是，它不是一條橋梁，

把你渡過我們中間的這條鴻溝。

「我知道，你們說了些什麼，

我明白，他到那兒去，

他寫梅花莊去找你的先生，

求他幫忙一件事情。」

「你猜得也許是實，

但是我有自己的決心，

我是個孩子，工作，學習。

我還不懂得愛情和婚姻的意義。

你聽信了謠言，有了心，

我問：有人說我做了謊話，

你也會信嗎？」

她戰勝了他，不是用她的話，

### 種第一天看見

愁苦結在睫毛上。  
兩個黑影，像污點，  
玷污了雪的潔白，  
向荒冷僻的山谷  
一步一步的移動。  
坐在雪地上，並着肩，  
山坡做了靠背，  
風，輕微的戲弄着  
枯樹的枝條，她的髮辮，  
眼睛裏的光幽  
溶進了白茫茫的雪色。  
對着遠山，像在讀一編古書。  
山頭禱神的對着人，  
你的靈魂可以直通到它的心。  
山村，在做一個冷清的夢，  
小狗也不叫一聲，  
雪，掩埋了煩惱和血腥，  
在笑的國前人變成神，  
靜的神力壓得人不敢出聲。



總偷偷的看著我。

不敢向誰接近。

她那麼美，那麼靜，那麼莊重。

老遠老遠的空間，一直飛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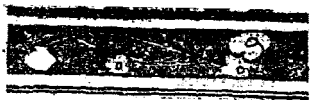
慢慢的慢慢的移動，漸漸黯淡。

一點一點的灰影集。

把茫茫的天藍，寂寞的藍色。

時間的塵埃，人的心傷。

全個兒帶給了夢的渺茫。



### XIX

十五，天上有一個大月亮。  
抱吟的心願上。  
也站立起一個美的希望。  
想像給他他置好了。  
快樂的氣氛。  
他走出了門，想走向那  
流水邊，光輝上。  
那月亮最明的地方。  
黎隊長，迎面衝上來。  
「拍」，一個正立。  
「參議，軍長有請！」  
軍長的房間裏，  
有很多的茶點，很多的人。

為什麼要起這子？把這罐子

清光不更多嗎？他坐在座位上  
發死胎，他的心

在遊歷另一個世界。

「應該那個檢討會  
檢討這一次戰役的得失。」

「是，我們正在準備。」  
參謀處長回答着立起身子。  
站起來回答的是誰，  
可以不問而知。

「軍器獨立，我們應該首先來實行。」

從戰事到士兵身上的蟲子  
他全問到，

今夜，不像是在通話  
像是在會報。

軍長，不叫一句話觸到快樂，  
他心上沒有元霄，  
參謀長，也不大笑，  
抱吟，他是在坐牢。

他搖了搖頭，  
他搖了搖頭。

見月亮。

他想哭，却又笑了。

他怕聽動了什麼似的。

忽閃着走上了村子的香簷。

他望見一個人影，他知道他是誰。

從清澗來的大道上

向着那部急急忙忙的馬車。

腳踏在田埂。

他溫習着快活的心情。

口裏亂哼哼。

不是他想唱。

字秋。

忽從手裏飛掉。

腳尖濺起的土

從鼻孔直衝到心臟。

他聽見了

水的歌唱。

他耳朵裏

灌進來美的聲浪。

他驚覺其大膽。他撒下浮網於水  
兩個人影在地上跳盪。

月亮在天上。

（李青，眼失閉了一個樂就，  
一個驟然的刺激破壞了他的神慮，  
這在病初時把他帶走，  
乘她一個人守這道草棚。）  
他躲到了草棚的簷下，  
他鑑賞她們的每個動作，  
每一聲笑，每一句話，  
她們像兩個天使，在這入靜靜的深夜裏  
爲了好玩，乘着月光從天宮降下，  
他圍一把壁，  
抄過去，把銀花  
散了一場子，  
聲音立刻停息了，  
他，從她心上跳到她眼裏，  
揚子像一口清澈的池塘，  
月亮把人的靈魂照亮。  
她用帶有一種奇香的小手帕。

要在牠們的籃子上，  
跑着，笑着，撲索着，  
他同小情妹們捉迷藏。

（孩子戀着月亮  
不肯上床。）

一回「指星歌月」，一回又唱歌，

看今夜，快樂的花樣有多少個。

爆竹，狂歡的信號，

這邊響，那邊也響。

君子裏的狗也不住的汪汪。

「燒毛狗」的火把，遇見那兒閃光，

像神秘的燈籠照着仙家夜遊一樣，

聽了媽媽的呼喚，小倩，戀戀不捨的來  
滑她的女角閃了家。

抱吟同嬌，聽了流水的呼喚，

慢慢的走到河邊，貼近的

在一片平沙上坐下。

一個月亮

在天上、

一個月亮

在水中，

波沒波動，千蕩萬蕩，

月光洩下來彷彿有聲。

默默，她的心跟了流水。

「人間為什麼要有殘害，凶險，鬼詐，  
不平？」

為什麼我聽不到良心和真誠的呼聲？

同樣是人，為什麼強要的喝窮者的血？

人生為什麼有眼淚，煩惱，苦痛？

我希望的那個世界，你也說過，

活着的人，每一個都快樂，都會笑，

像我。

天天過年，夜夜十五，

人活着不是為了快活？

我做着這樣一個夢。

我夢裏的世界

幾時可以在外邊活動？」

說完了，鐘聲敲破朝霞天上，

曙光，像一條希望。



## XIX

別離又對他的心施了一次毒刑。  
整個夜晚他在收拾東西。  
可是，他無法收拾心上的一團亂絲。  
這次別離他有個不同的預感，  
他對這間小屋子特別留戀。  
動身把她的四信帶回來的時候，  
稿子已變慢半開了口，  
他站在地上，抖動雙腿，  
擬定著回答她的問話。  
他說：「她還沒有醒，  
還寐從，范警官，都在那兒，  
另外還有一位生客我不認識，  
正在談論什麼，說個人圍著一邊說。」



我一推門進去，他們立刻為我披蓋。」

「又是一次別離嗎？」

幾時我們再來在一起  
在清潤來這個小小的村寨。

一道坐在沙灘上看月亮，

捉迷藏，說着心裏的話，

誰就水替我們歌唱？」

鐘的每一個字是一塊鉛

朝他心上壓，想到今夜

他同樣的距離，這痛苦

也還是甜蜜的。

萬軍長大約也沒睡好，

一大早，軍部門口的場子上

人慌，馬亂，送行的比上路的

不知多了多少。握手，點頭，笑，

抱吟，心冷冰冰的，別人的眼光向他劈  
刀！

「走西頭的便道。」萬軍長的手隨便一

揮，

駱馬順從了命令，排成行，

一匹驢一匹「迷離」的向前去了。  
最後，他的手又向右手一揮：

「不同着人開玩笑，  
我們還是走清澗集的大道。」

兩句話，  
把抱吟歷空的心放下了。

他低着頭走在關起眼睛也不會走錯的路  
上，

他珍惜着自己的每一個步子，

像珍惜着每一個記憶。

清澗集，還小小的鎮市，

像愛情的一支插畫，

它和誰一閃活在仙心裏。

他想拉住街市上的每個行人

親親熱熱的說一聲：

「我們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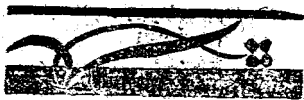
走上那條弓背老人一樣的石橋，

他把影子給流水最後一次的擁抱，

他用眼睛告別了

沙灘，水車，青石子橋，

告別了那遠處的青山，眼前的流水，  
村頭的樹梢……  
她招待着像第一次那樣，  
她的神色却有些匆忙，  
纔會不再讓他一個人對她，  
相對一分鐘，一秒鐘，  
只是對着，不說話也好，  
他們剛上了馬，她一轉身回了家，  
油桐果不見了，  
小茅棚不見了，  
當他發現察察瓦瓦聲音  
也不見了的時候，  
他的心陷入了懊惱！



## XX

他像塊石頭，  
壓在馬鞍上。  
後面的馬頭  
抵着他的馬屁股，  
它躲閃幾秒，蹄子亂抖，  
他這才覺得自己的存在，  
加給它一鞭，它一陣小跑，  
把斷了的距離線  
接續起來。  
萬軍長哼着「高台曲」，  
快樂運給人個本來面目，  
色情的調子，肉麻，露骨，  
他一句是男，一句是女。

聽見這呼聲，

他頓兩西馬頭

並在一道。

「你看，眼前的景色

有多好？

一個人幹甚麼要受這苦惱？

要情只是一個名詞，

它可以解得渴，還是充得飢？」

說完話，他笑了一笑，

這個笑，像一個佛子！

在一個山窩裏，流水抱着一壺壺，

爲了找路的人，獻一口藥。

大自然在創造的計劃裏

才有這一草。

他冷他遠遠的看到兩個人，

走下了對面的山坡，淌過水，

背一件什麼，一個人任一摸摸。

他們倆倆真真走下來，

走在人生近處的場上，

一身都是生的野趣。

李青，他是預放。

推哈，他肉風浪裏的放人  
不轉眼珠的望，

他的眼光就真了一個種的夢想……

人的腳步，馬的疾蹄，

擠短了他們當中的距離，

一個人向着他揮手，跋涉，

還是李青，

陪伴他的，是他們

日記上的那個人物，

他執往馬鞭，

交換了幾句最簡單

然而是最親切的話，

李青，山水已經療治好了他的神經，

穿著濕漉漉的草鞋，擦着褲角，

從他們的野狐寨

躍出了一個短塞，單純健談的人生。

他在一張名片上題了幾個字，

像關切一個久別的朋友

他的擔承重。

他自送着他們一步一涉手挽手地，  
（着他回頭向那相反的方向  
揮了手裏的鞭子。  
真難堪，唯唯的嗎  
他感着什麼？趕着把自己  
去塞進一個痛苦的位置。  
趕過荒涼  
擦過了寒涼  
范醫官！談一個慰安  
突然映到了他的眼。  
他打開了一個日記本子，  
自來水筆在紙上流轉，  
他要留下眼睛的葉物，  
每一個感情的波動，  
每一條思想的路，  
把它們整個兒寄給她，  
叫她從幾頁紙上  
讀出他身心經歷的一幅工細的大畫圖。  
兩間小水壩，  
依一個生命，被遺棄在山下，

它誘引入下了馬，  
一大黑碗竹葉茶  
沖去了一身的疲乏，  
他把身子靠在一棵大樹的身上，  
微風把殘葉掃落在眼前，  
像一片一片愛的翅簾，  
太弱  
夏在冬季的殘天，  
把詩意照上秋梢，峯留，  
就連頭的心也感到溫暖。  
它打開了抱吟的心，  
愁苦，陰慘，從感光紙上  
突然消銷了，在他的心頭上  
安一個靈感的噴泉。  
他展開了筆，他打開了本子，  
從筆尖上流下來的  
不是墨水，是詩：  
「冬天，眼目就到了死期，  
跟着來的  
是青春的美麗。」



山更美，  
水更綠，  
花，開滿了山谷。  
那時候，我將承著你。  
那時候，我脫去了「官皮」，  
穿一身布的皮服，  
誰也不知道我的名子，  
自由自在的走着這條路。  
樹蔭到處  
給我張着清涼的綠傘，  
那裏果了，那裏歇住，  
河水可以洗我的身子，  
河岸上掛一隊洗衣的少女，  
搗衣聲，像詩的響韻  
滿山滿谷。  
我穿著草鞋走路，  
高了興，打赤腳。  
泥土叫人從心裏舒服。  
也許爲了聽鳥叫  
留戀一弄柳樹；

### 我將如何

也許把我的行囊都帶去；  
我不再用鎖鑰把我封閉，  
清晨，有早醒的鳥兒向我呼喚，  
晚上我也走，  
如果月亮肯和我作伴，  
不怕越牆，有牛膏上的教堂  
給我指路，  
望望吃著黃牛耕田的農夫，  
不說話，  
我的心便找到了歸宿；  
我將帶一身泥巴，  
一束雲縹子花，  
把鳥糞，  
把水囊，  
把草鞋，  
把整個春天領到你的家，  
我將它你煮乎你的飯，  
飯，又香又甜；  
我將睡在你老濕的土地上。

披星戴月，

你作戲，

我替你拿班底；

你洗衣裳，

我替你晾乾；

你作飯，

我替你打柴，挑水；

寒暑的小眼

看著我們同小情遊玩。

我託你唱歌

在雲樹搖動，

輕風吹動着柳條

也吹動着你的髮絲；

十五的夜

我們到沙灘上去坐，

聽水聲，看明月，

月光把我們照了

好融合……」



## XXI

一棵大樹，像一位將軍，  
枝葉在風中低低地，  
它的威風  
遮去了半個天，  
籠罩住周圍的植物。  
那樹裏，一位女主人  
招待着水鳥，  
銀子，銀子，銀子，  
那樹裏，也很大方，  
她一舉出了你捉獲的毒蛇，  
她總是上着那件文藝裝，  
上着那件文藝裝的時候  
是掛了一副假髮？

這道一筆也不錯：鮮紅的皮膚  
隨着兩排整齊的銀牙。  
萬軍要同她談笑風生，  
笑要從臉上流下來，  
流一脈更寒，探入了頸項，  
像一隻野獸向着它的目的物。  
這柔的靜靜的一點一點的負擔。  
抱吟，他有機會便向她飛眼，  
她向着心上的一個人  
偷偷的對她的照片。  
他的眼光直探到她生命的深處，  
他覺得，她的靈魂裏  
缺少一件重要的東西，  
那件東西，在她球球的  
一舉一動一一笑裏洋溢。  
他希望從她身上感到一點親熱，  
可是，她的心象水銀柱  
冷落在她的空氣裏。  
沒有同他說話嗎？

罷了，一何一刻快無下驢鞍上的帶束。  
馬子在門前發聲，  
哈啞的響打着人地，  
他們走則草棚，  
她跟在後邊送，  
竟拖著只能用一匹換茶  
新得高貴的衣人，  
她說，夏天路過這裏的時候，  
這舞大旗會給人一地涼安。  
夾住了心談話，惹醫官  
他又把馬頭轉過去，  
抱吟盯著他在水溝裏下下了馬，  
盯著他進了草棚，  
他的心打敗了一樣的毒痛，  
他知道他換她爲什麼事情，  
他的眼，他的心，跟著她，  
彷彿看到他，  
用歌繡紋的手把一封信  
呈給她，  
（本來，她曾封信託他帶給她，

這的工夫他又變了卦。

他還同地議案情。

臉色很嚴厲，像一位法官。

要判決一件武大的案子。

他看見他坐在被縛上。

不敢說一句話。

最後，他看見他們進了那個迷間。

除了些什麼，小竹門替他們

守住了秘密。

夜把他們留在靈巖。

這個山間的都市，有山味，有海味，

有女人給人解脫。

萬軍長鯨魚歸大海，

范醫官，葉隊長。

腳步穿過了大街小巷，

抱吟，一個人埋頭在一張小桌上，

一滴墨水一滴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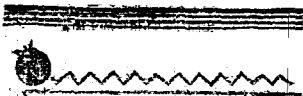
他做一個忠實的僕人

向他的主子報告生命的流水賬。

三支浮燭才接上了曙光。

属于又把他赶走——  
走向他的心相反的方向。





## XXII

冬夜在總司令部明晃晃的燈光下  
輕輕的移動着舞步。

樂隊，一遍又一遍的唱，他們才從招待的  
狂熱裏

得到了解放。

萬軍長，還有別的人，

一窩在床上，斷便解去了

心上沉重的，疲憊的勞頓。

抱吟，他大聲談話。

他已經不知道什麼叫疲倦，

在這華麗的招待室裏，對着這一件一件

陌生的東西，

他像一條活魚，從活水

被捉到一個竹籃裏。  
酒杯的碰擊聲，人的歡笑聲，  
舞歌要把人心敲碎，  
體節比人命還重！  
這熱鬧，他是爲了掙得他更孤單，  
爲了加重他的痛苦  
才有這一場狂歡。  
他對着自己的影子無聲地大哭，  
彷彿一個天真的孩子  
迷失了回家的道路。  
他又記起祖和媽，  
他指前着：在距離他們的路口  
二十里以外，馬蹄就敲進了黃昏，  
天上沒有一點星，總部派來的紅燈籠  
照耀在馬前，  
人，在寂寥。  
殘雪在地上放光，  
枯草把山徑密密羅織，  
馬蹄在石板上敲滿了詩，  
人心隨着它落下又吊起。

萬軍是，阿他的馬夫談得親切又有味，  
他是他十年前同欄的弟兄，  
今天，他是軍長。在馬上，  
他手提紅燈籠，  
替他牽着馬羣，  
他插着馬鞭司令，  
（萬軍長的老上司，  
也是拖吟的熟人。）  
招待的每一個節目，  
一件事，一句有趣的話，  
他決不敢叫它漏去。  
十二點，開了夜飯，  
他同萬軍長坐在貴賓席，  
多少羨慕的眼光射過來，  
痛苦包一筆幸願的外皮，  
別人羨求，他不知道爲了什麼，  
他想騷起眼揉揉雙耳，  
「怎麼樣？」馬鞭司令很客氣的問他，  
「好，好，」初揮了一下，  
他再不能多說到一個字。

馬維爾會爲了表示親熱，  
太太孩子全出來陪伴客人，  
狗哼，他寫着：「看到這個小女孩  
使我想到了小倩，差不多的歲數，  
一樣的精靈，可是，她穿的衣服，  
小倩怕一生沒有那綉份，  
還有，她見人就握手，說 morning，  
不問是黑夜還是清晨……」



### XXIII

這是最後的一夜，把疲憊的疲勞  
卸在一個小銀店的旅館裏。  
一陣喧鬧的浪潮，平息了，  
馬奔了槽，人在床上一伸腿，  
享受著一種甜適的滋味。  
小桌上的蠟燭告訴人夜有多深，  
鼾聲連呼應著  
左右全是些幸福的人。  
把吟，他被黑夜的溫柔溫柔，  
腦子裏囑咐著一羣蠅子。  
他在地上，走過來，走過去，  
他在用步子丈量  
從冬夜到底有多長。

木棧門吱呀一聲開了出來個窟窿，

別那把齊裝裝的身子鑽過來。

碼頭上加一層樓，

想擱在岸上，

他就在岸上，沈默著。

忽然，把臉色弄得變黃又溫和，

他開口了：「纔幾萬千錢，

人關如果沒有這道東西，

那它，它太難，不是麼？」

話，叫它停一下，

他用頭頂頂走了煙口。

把鈴，全個生命集中在一隻耳朵上。

他的心在發跳。

「快點吧，把什麼都說出來！」

一點也不要隱瞞，說它個痛快！」

「老弟，你不要聽過，」

要說又不說，前打了個隔頓。

最後這才下了決心。

「范醫官已經和夾小夾訂婚了。

在藍岩打的金武指，我也不去告訴你。

### 上黃河的河灘季。

這次分手，真正爲別離傷心。

同樣的時辰，在灘的密室裏

有人在壓杯，祝願，歡欣。

我還告訴你，指警官剛才還向我請求

一盤結婚費；

話，用不到多說。

你感覺到的，比我知道的更多，

可是，我又不能把話悶在心裏，

爲了同情，爲了我們的友誼。

好在，愛情的鋒利勁並不大，

痛，也不過是一回兒。

想起你的笑齒來吧，

對，喜歡新鮮；而人却還是舊的好，

一個三十幾歲的人，

也應該不再讓心放野馬，

放出差，也該及時收回來，因爲，

人生並不總予戀愛……」

抱幹，他一句話也沒說。

他的樣子太可怕！

這反應，使裏面的人感到這個人真可怕，  
悄悄的溜走了。可是，隔一回，  
就有人推開門，來探試一下。  
他扶着牆走到門口，  
向左手的一個小房間望一望，  
范警官，黎隊長，着重向他示威。  
喉嚨啞啞在說着什麼。  
今天不交錢，誰看見  
每一絲眼光都是刺，  
每一個人都是陰謀家。  
他舉了茶煙，半醒半睡的  
送過來一筒煙，兩支煙，  
（從胡月的「煙禁」，  
爲了她的一句話。）  
他一口吸個半枝，一支菸一支，  
他抓自己的頭髮，擰着拳頭，咬牙，  
瘋狂釘在他的雙眼，  
耍哭又要笑，  
像一團爛了被捏爲了團，  
他在地上吞掉。



我地，你地，

人生，地地地！

獅子，地地地！

自棄和執信的心

給予他從瘋狂的邊線上

控制住自我。

「事實他什麼都發清楚了！

巧，甚賢的心！天真的心！

我把心血，把名利，把肉體，把靈靈，

做了英注。

我推給了愛情，贏了苦痛。

你不算變卦。

不過，把你的笑，把你的話，把你的心，

原封的轉給了另一個主人。

那草率的景色

編得還難的難狀。

那沈沈的憂鬱

隔了一世那來遙遠。

一切的肥健呀，我要把你們

與心裏上砍斷！

我像一個小孩子，  
把希望的肥皂泡  
吹得那麼美，  
那麼高，  
那麼得意，  
想不到今天，我在自己的創造物下  
斃死！  
你們喝的合歡酒，  
它不是米穀的精華，  
它是我的血淚釀成，  
幸福和災殃  
是旋轉的走馬燈，  
叫歡笑永遠向着你吧，  
我已經和痛苦訂好了百年的合同，  
在愛的死屍裏  
很扎根了，  
在我，今天什麼都成了多餘，  
連這最後的一封信……」  
萬軍長笑着走過來  
劈頭一句：「你真是個詩人！」

感情一斷，就流于尋  
常玩笑和真實的昇華  
也分不清，  
這樣，一句話可以把你殺死；  
想不到今夜裏  
我解了這幾天所亂的  
他第二次來，是爲了親手結造的結子  
再親手來把它解開。  
但是，對他瞭解  
這結子越解越難！  
他躺在牀上，閉着眼睛，  
他心臟的跳動把他的耳朵震響……

寫上兩行存讀的東洋大書，  
堂，堂，堂，響聲在大樓上。  
柯來了羨慕的眼睛。  
他坐在當中，右邊是抱吟，  
夫人在左手裏，散髮游絲，  
散粉雲。  
穿過村莊，大人孩子，  
前前後後包圍上來，看西洋景一樣，  
「看，多高，多大，  
肥得要滿油了」  
男人大大贊賞着洋馬，  
老本整，女孩子，笑臉弄着，  
掩住口偷笑，小彈子給着，  
這位太太奇怪的臉表。  
抱吟，他的寂寞，  
深深的扎在熱風裏。  
別人笑，他也得陪着笑，  
把苦惱狠狠的壓在心裏。  
他常常一個人散步，走得很遠，  
或在一個僻靜的城隍廟上。

## 看牙

冷風吹給他一點清醒，  
一點自由的假帳，  
從范官官臉上  
找不到自己失敗的證明，  
他死了的希望  
迎着春天再生，  
該寫就寫出那樣的信一封，  
接着，一連十封信去追孫，去沈騰，  
每一個字裏都瀟灑了乾淨，  
他每一次發出信去，  
便給她的回信計算好了日期，  
雖然每一次跑到轉角的朋友那裏去  
都是空個空，可是，他不灰心，  
趕緊教給他：  
希望，它從不肯把個滿足痛痛快快  
給人，  
他也寫了信給她的姐姐，  
還寄給她一些詩篇和雜誌，  
他說：「我的興趣感不太可憐。」

以後，我可以幫大哥哥的忙。」  
他背著人，幾乎走遍了所有店舖，  
按家按戶的買了幾件東西，  
（五本書，一把小刀，  
半打羊拍，兩個鍍金字的日記本子，）  
偷偷的包好，綁好，  
（在日記本上題了三行字：  
「再見面時，  
希望你到滿這幾個本子，  
細細讀過幾本齊，  
細心聽我開課！」）  
在上頭寫了參謀長的名子，  
另外寫給媽一個信，  
送到他家一家旅館裏去，  
親手把它們珍重的拜託給一位軍部的人。

夜，何樂在軍部的談話裏，  
黃帝已經下了。  
燭光，爐火，把屋子裏的空氣和情調  
佈置得溫馨而寧靜。和平，溫暖，安寧。

「你這的頭髮比我的頭髮，要短

幾寸，頭髮比我的頭髮，

對我這一身皮子，

隨意照住了我的臉皮，

抱時，真真美，分坐在桌子上的兩旁，

燈光，把兩個影子剪在牆上，

一個在窗簾一牆那片木，

一個在打呵欠，用手擦滿臉，

話，半天一句，半天一句的，

斷斷續續若有若無，

「抱時，還是聽我的話，教子了吧！

那樣一個女孩子也配得上你？

和她走在一道，真不稱，

想想看，拿到一個場面上去，誰能見得

上人？

你已經不止一天的從我的苦海裏溜出，

一晃，就是四十歲的人了，

戀愛，應該顧給我們的兒女，

就是怎麼不好，

「一日夫妻百日恩」，

也應該記起你的美滿，

是在變難，遙遠與生靈，

一個人，不能只記住自己  
忘記了別人！

回想一下，你們五年的戰地生活，  
應該要結下了多少不平凡的記憶？  
還記得我們在前線的情景吧？

你作詩，誰配曲子，  
多少個攝食，真的感嘆  
從人心的深處掘出了生力！

還記得我們在樹柏山頭救野火？  
呵，你看，這就是那時的照片，  
你拄着一根手杖，她穿一身軍裝，  
火在燃燒，燃燒在我們的眼前……】

太太從牀上站起來打米家鼓，

她解開，她用話頭，  
把一個盲目的變遷，  
領上一個茫然的方圓，  
近來，這樣的話，  
每天晚上，總上眼一掃。  
拍岸，



他就是一個矛盾！  
夜裏，他做了一場夢，  
妻齒死了，他哭得很痛，  
剛擦乾眼淚，他就忙著報告給播，  
他寫著：這是真實，不是夢！  
第二天，他起身很早，  
有一種感覺使得他不安靜，  
用很快的步子跑進了城，  
他想要去找的那位朋友，  
特意迎接他似的，半道上攔在一起。  
「正好，有許多信在等你，  
全是從濟南來的！」  
陽光在他的眼裏能律恍惚的發光，  
他看著飛來在頭頂，朝他叫，  
他低著頭，小跑著。  
興奮使得他連自己也忘掉。  
信有十幾封，像鳥兒，  
一隻一隻從他手裏放出，  
今天，藉機採集一齊飛回寫信的手裏！  
只有一封是例外，

「……字畫猶如子來參謀畫的才筆，  
險，火燒天樣，  
心上有件東西，「兵」的一聲，  
崩裂了！  
打成的塵，  
把他拖上了然頭，  
把信一封一封的撕成路塊，  
在風前一揚，紙片，  
像他的心，一飛一飛飛到了天上。  
最後，他對於參謀寫的信，  
他寫着：「車馬收到了，  
可是，叫我向那兒去交？」  
她走了，聽說同着一位  
常同她來往的人，  
走到那兒去？誰也不知道。  
這兒剩了一間空蕩蕩的小本館，  
一條寂寞的流水，  
風景還是一樣，才幾天，  
人事已經大大不同了！  
這個消息，不知道

要給與人多少慰藉和材料……」

他渾着渾，向遠處望一望。

像一個百思不解的難題。

忽然得到了解答一樣。

他的心用後晴空一般的爽朗。

他這麼想：

「她並沒有顧我，

也沒有顧她自己，

他追去了，這一件

比愛情更有價值的東西。」

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完成

• 版 權 所 有 •

著 者 : 臧 克 家

出 版 者 : 當 今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 南 方 印 書 館

重慶民權路三七號

總 經 售 : 建 國 書 店

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每 冊 定 價 元 角

九三二號

15

黃牛出版社

每冊售價 元

6.55 00